



敬孚類藁卷十一

傳

左沅州傳

桐城蕭穆敬孚

甲申

齋

左德球字球如子旗字天章桐城人也明崇禎中球如以歲貢薦例得官時秦中盜起蔓延幾徧天下李自成寇西北張獻忠寇東南球如謁選得廣西奉議州同知其地故荒徼也與球如相知者咸勸毋往球如毅然曰今國家多難正臣子致命之秋眾思爲其易孰爲其難者因顧其子天章曰吾與汝偕往可乎天章亦諸生每讀書見忠孝大節輒三復流涕至是受命與老僕侯某同侍行幾歷險阻乃抵任所逾年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殉社稷天章聞之慟哭不能食老僕從容叩之曰郎君今就義太安人在家縱不以爲念願誰侍老父千里之外耶天章曰

葉十一

吾非不知時不可死顧食不能下咽耳因屬老僕謹事其父乃作絕命詞曰口不欲言手不忍書國事至此安用躊躇此志已定庸可奪諸明倫堂上謂我何如先是其父諭之曰兒能爲國死誠善但死亦有道毋爲徒死也天章乃占此至第七日嘔血數升死粵西人聞之皆爲流涕先是球如不欲以家自隨妻任氏及女在里中旣而江南爲大兵所下念故鄉不可以久處乃遣老僕迎任氏及女往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明桂王稱號於肇慶改明年爲永厯元年擢球如湖廣沅州知州時大兵下江西黃公石齋楊公機部相繼敗楚中大吏多望風迎降順治四年九月沅州城陷球如觸石死當未死時爲城守計老僕爲言城不可守狀且勸其自爲計球如曰吾行年六十尙苟且偷生愧吾地下兒耶至是死之妻任氏及女亦相繼死於是老

樸號勵曰嗟乎吾主人皆相繼死吾獨不能死乎顧吾死誰贖
吾主人者乃具棺殮之逾年始以棺歸里葬所居吳莊宅後天
章附焉今其裔孫居潛山

贊曰吾邑左氏有兩宗均爲大族世居東鄉曰宥股曰崗股相
距僅一里自少保忠毅公於明天啟閒死崔魏之禍乃宥股之
宗也球如父子乃崗股之宗也然忠毅之名在天下無不知之
而球如父子之名卽鄉里聞至今知之者已尠余乃采左氏家
譜敘述頗有缺略參之桐溪漁隱所撰桐城軼事訂正脫譌而
成此傳以表揚之

左文思先生暨子公虔孫采一家傳

文思先生姓左氏諱德璋字無奇又字鏡懸桐城人也父士梓
字成庵嘗受學使耿公楚侗之知力以正學自淑淑人成庵有

葉十一

二

子三人長曰德玉字元璞以尙書專家食餼邑庠膺天啟丁卯
歲薦先生爲成庵季子以春秋名家年二十二入縣庠旋食稟
餼同時邑中以春秋獲雋者多出其門方宮詹父子其尤著云
當萬厯之末邑中饑饉民多劫掠爲生有司捕得者立置之法
先生時授經城中方氏自城歸鄉道經祖居族人見之告饑者
雲集乃出館金散之有一人後至金盡卽解所被袍予之歸家
囊橐蕭然不能自給後嚴拘不法者他族均有之先生之族以
勸諭給金故無一人罹於法者九入棘闈兩中副車每撤棘後
主司歎息久之兩恩選當第一一以讓貧士一屈於勢家不錄
以歲貢先一年歿於方氏講堂年五十二是爲天啟五年乙丑
十一月也時直指使者方以次日觀風諸生旣入比明聞訃奔
筆硯奔喪者十七八及門蔣司農臣方學士拱乾盛司農璜請

同鄉先達老友之在家者相國何公如寵大勳卿盛公世承宮
諭吳公應賓中丞方公大任及學校諸生聚明倫堂私諡文思
先生所著詩古文并手批史漢書手注春秋左胡合傳道德經
楞嚴經等書其孫吳欲次第刊行未果今皆佚有子四人鉛鉞
銳鑿皆守其學

鉞字公虔文思仲子也文思治春秋其伯兄茭河先生治尙書
兄弟俱以經學名家先生獨傳其伯父尙書學幼工制舉文并
鍾王書孝友雍睦出入必循禮法年二十八乃補博士弟子員
與弟銳字幼醇遂大肆力於經史之學旁通諸子百家其卒也
以崇禎己卯正月年三十有七妻盛氏同邑盛寅陽之四女十
歲能通毛詩論語列女傳晉唐詩有子一人吳先生嘗覃思性
理大全史學諸書漸有成編惜早世未卒業與弟銳鑿均爲邑

庠生

葉十一

吳字白存別號采一祖父兩世皆積學名儒先生生當明季經
荒亂家遂落又早失怙先世手澤兵火耗盡之餘存者什一母
盛太孺人幼承家學甚賢淑嘗晨昏課讀先生內賴母教外資
叔父藏一先生獎勸少長力以承前緒自任諸子百氏之書能
會其宗性喜山水足迹幾徧東南發爲詩文有先民矩矱著有
四書表證六經正訛爲學者所宗又選金陵名詩一編義取重
本省而昭古蹟也然生平精力尤瘁於史自劉恕外紀溫國通
鑑紫陽綱目李燾長編皆默識心融其他稗官野乘府州縣志
無不旁搜博采丹鉛鈐識又詳於有明一代掌故著爲一書曰
讀史綱目續讀史綱嘗徧質同好年三十七受知於督學李公
以二書進李公評爲良史勸其行世乃鬻田宅付劂刷工竣而

家資亦盡生平交遊咸一時名宿同里張文端姚端恪皆見推重與方公邵村田伯位伯諸先生尤善晚年以修家乘一司其任事畢卽謝去營抔土於浮渡之陰葬其先人遂偕田伯昆仲於華嚴寺朝夕會講以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卒年十有白哲終日恂恂非其人竟席無一語或酒酣縱談天下事聽者媿媿忘倦有孫維騷早死婦王氏以節孝著其門

蕭穆曰先生所著讀史綱今里中罕有傳本余訪於先生去世孫愷乃得讀其書詳帝王之源流分正閏之支派卽后妃親王有事可考者亦附紀於後爲讀廿一史綱十卷復綜明朝緣起至於末季或本從信諸錄或采野史遺聞爲讀明史綱五卷首載總論及歷代統紀世系國都城改元年號諸圖考體裁精

蒙十一

審持論公平洵當家置一編也據其序例實起於文思先生略具大概公虔先生復取釐訂於晉魏十六國南北朝之始終尤爲精核值兵火未遑成集幼鐔先生隱居取父兄餘業更研精思於漢唐宋三朝再加編訂有宋以後缺焉未備芻蕘後卷帙都無完好至先生取其遺緒彷彿補綴乃集其成因讀其書考其家乘參之故老傳聞牽連書之以著先生累世家學淵源其曰窮理盡性出治之本通今博古致用之術可以想見爲學之旨矣屢世績學而不獲施諸用所著之書又卒不能顯豈獨先生累世之不幸也邪

方息翁先生傳

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晚年自號息翁世皆稱曰息翁先生桐城方氏故華族冠蓋相望先生獨與從弟貞觀世稱曰南

堂先生竝以詩鳴天性高曠不求聞達少遊秀水朱太史彝尊之門多見古書祕本博學篤行康熙閒北遊京師賢豪長者多就唱和質疑辨難無虛日名譽日起臨川李巨來督部尤推重焉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中年以本宗孝標學士書案牽連遠戍塞外雍正元年 恩詔放歸田里嘗寓揚州時 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羅致先生舉以應 詔婉謝不就生平所閱古今載籍均有評訂或屢加塗改上下朱墨交錯其議論考據多有前人所未及者少年好爲詩歌卷軸甚富晚年多所芟削所訂詩集斷自甲辰南歸以後嘗見友人顧嗣立俠君箋注韓詩於韓公身世多有不合乃鈎稽羣籍發明旨趣爲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三卷遂嗜韓詩長篇瑰譎亦往往似之年八十餘於廣坐酒闌燈地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千言不復斤斤繩墨而精采不少衰其族子宜田宮保觀承撫浙時屢以書訂期請遊覽武林山水卒不往復書曰野人方與故里諸朋舊日劇譚會吟掀髯鼓掌以爲樂乃欲以爰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曠若此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八十有五所著江關集春及草堂詩鈔漢書辯注世說考義家塾恆言蘭叢詩話已久行世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兩淮鹽運使盧公見曾爲刊於揚州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太史夢星借刊之世多有其書余欲搜先生生平評訂羣書芟繁揭要勒爲一書名曰春及草堂筆記久之未就乃撮其出處學行大略爲之傳以示讀先生之書者有所考焉

朱孝子傳

朱孝子名武東涇縣東鄙李園村人父某早卒母胡氏家甚貧

孝子生不識詩書天性純孝終歲爲賈人傭母目盲年七十餘又遭風癱疾衣食溲溺皆孝子躬自扶持先是母爲孝子娶婦性頑鈍至不能躬執爨一切皆孝子身任之無幾微怨懟形諸面母得風疾至九十餘乃卒孝子哀痛營葬距家里許日必爲食詣墓祭者二後二三年孝子亦卒其族中諸老憐之請於邑令聞於 朝建坊里中是爲乾隆三十四年也

贊曰余識孝子族裔孫平佳爲言孝子狀如此且曰孝子性亦愚拙爲人傭但知刻苦勤儉事母但知純孝盡力其他皆無慧悟余曰自來大姦大慝傷道敗俗往往出於天下之所謂大智者也至能扶持綱常名教往往見於天下之大愚者也孝子之愚其殆孔子所謂不可及者與

卷十一

六

先生姓陳氏名廷桂字子犀號夢湖又號花谷和州人也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乙卯會試中式 廷試二甲第一名選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元年丙辰散館改工部屯田司行走旋授刑部直隸司主事四川司主事題陞江西司員外郎直隸司郎中十五年春京察一等引 見 記名以道府用逾二年補授湖北安襄鄖荆兵備道蒞任覽其山川風土每歲秋讞勘淤田賑飢民往來各屬區畫均有法時白蓮餘匪潛竄樊鄧閒禽其魁王珂等六人寘於法有巨猾王七大吏又檄令擒之先生以爲其黨多亡命激則生變乃使人誘而械之癸酉秋河北八卦教匪起蔓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而林清一股闖入 禁城次第伏誅其在定陶滑濬者破城戕官勢甚熾襄陽故爲白蓮教賊出沒之地時提督一軍奉調赴豫不軌之徒思乘機起勢幾殆先生

亟言之大府籌備非常乃修城隍閱軍器謹門鑰搜聞謀分檄
佐雜巡邏邊圍營靜夜徵服行城中且渡漢江赴樊城等處譏
察鈴柝之聲終夜相聞勤勞數月如一日境賴安堵是年冬豫
東賊復煽亂陝西姦民遙應之次年春蔓延及於興安之白河
石泉等邑鄖陽戒嚴時將有秋讞之役或尼之先生奮曰食祿
赴公義也遇賊戰不勝死耳戒備而往二十四年擢湖北按察
使楚省民風多狙詐訟獄繁興日事討論逾年調任陝西陝人
直樸土著者奉法唯謹惟南山州縣地廣山深川楚無業之民
多就開墾山地姦徒涵迹其間而北山邠州延安等處亦有此
患 上深以爲慮於先生 陛見時數言之履任卽擬嚴察保
甲而南山州縣適撫臣朱公勳已先奏請前往先生乃由三原
耀州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邠州甘泉膚施等處詳勘獲姦匪數

藝十一

人合境嚴肅旋調任江蘇是邦聲明文物異於他省而政事頗
劇江之北風氣剽勁命盜等案月十數起江南紳士包納錢漕
往往連訟尤好京控一案恆三四翻而蘇州又當閩越往來之
衝沿海姦民時出爲盜先生慮置得宜風氣爲變道光三年春
奉 召入都旋補太僕寺少卿明年遷奉天府丞奉天爲 國
家留都府丞兼提督學政不治地方事與順天府丞異校士之
暇日理書生舊業終任以年老乞休遂不復出先生博學多聞
自守以嚴遇公事必籌畫至再得當乃已官刑部時以秋曹爲
人命所繫盡心所事日勞形案牘同僚多目笑之弗恤也後歷
任湖北陝西江蘇按察使均兼護布政使印務尤以矜慎自持
清理積牘多所平反嘉慶戊午副錢讀學筴典試雲南過湖南
澧州州守溲人欲有請託峻拒之辛酉副周侍郎興岱典試江

西相與釐剔姦弊佳士被落而拔起者得十餘人道光癸未辛卯閒江南大水屢捐錢穀平糶給散鄉里災民多所全活性好山水官部曹時車駕時幸木蘭南海子五臺等處嘗扈蹕隨行得縱覽西北諸名勝及歸自奉天年七十不復遠遊於城中故宅築筍根精舍以古銅器尊彝秦漢瓦頭唐宋碑刻古書數萬卷弄其中終日編摩纂述不輟又四年壬辰七月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尙書質疑八卷尙書古今文考證二卷續識小錄六卷神京風土記十卷滇程日記二卷豫章行記瀋陽于役記江漢行程錄卽獻隨筆入秦記秦三絕錄牝金集各一卷香草堂集十四卷詩略十一卷蔗廊短書八卷所獨集太音集各二卷陳氏家乘筍根雜錄各六卷選歷陽詩圍十二卷生平尤留心鄉邦掌故嘗營萃古今載籍爲歷陽典錄一書諸城實閣學光霽河閒紀尙書昫見而嘉之均爲之序後開雕於襄陽道署中凡三十四卷晚年閱書時有改訂復爲補輯六卷增刻原書之後歸田時里人復以續修州志爲請乃取州人張孝廉元銘胡明經勳及廣文楊肇元張志鴻編訂稿本增刪分合復爲完書先生卒後四年州守北平善貴乃釐定付梓得二十四卷今智開幸蒞先生之鄉旣搜輯歷陽典錄讐校重刊復撫先生出處大略而爲之傳俾讀是書者有所攷也

孫孝子傳

孫孝子名佐標

人家貧拙於治生乃奉其母來寓居桐城

東鄉日乞食於村中而亦時爲人傭母有所欲必先意承志欲出遊則負之以行不計道路遠邇母寢疾孝子日夕不安寢母以天年終孝子涕泣悲哀依母墓寢處者數年後獨自乞食數

年乃卒卒之前數日乃徒步至各村中諸長老訴之曰吾某日當死然死亦不能不擇地請以里中大清庵爲吾死所可乎於是諸老素欽慕其孝聞其言甚異之皆曰可孝子領謝而去乃於卒之日沐浴更衣至庵中佛座上端坐而逝後里中長老請於邑令得旌於朝奉旨建坊於里中張家村贊曰乾隆間廬州有何孝子奉其母來居吾邑東鄉之水圩保行傭以養雖陰雨大雪不外宿食有異味必留以遺母母喜聞歌暇輒負母於背自行自詠以娛母意旁若無人爲人渾渾終日多笑容人皆稱爲何孝子母死哭泣悲思未逾年亦卒嗚呼以吾鄉僻陋之區而前後孝子獨喜流寓所行大略相等是殆天實使之以爲鄉人鑑邪孝子卒前數日向諸長老以擇地建坊爲請曰吾非好名者也恐諸君忘我卽忘吾親耳嗚呼此乞人之所以爲孝歟

梯堂先生曰孫孝子字香山道光丙戌歲余親詣其廬墓之地前有天燈土人結片席覆於碑上中有香爐團篩以貯香一甕一簋草一束而已家有弟一人少行乞長以肩輿爲生爲弟娶婦事母盡孝母卒買地葬之遂以墓爲家焉余聞之士人如此

鍾繼昌傳

鍾繼昌廬州舒城人少以豪華自許咸豐三年冬粵賊陷桐城入舒城鄉人惴慄多以金錢羊豕供賊繼昌憂憤不平時諭以大義或執而戮辱之由此結怨於鄉先是賊每至一處輒立偽職賊中自稱必曰天朝鄉人於是以繼昌阻供事爲偽職訴之明年四月秦提軍定三復六安繼昌乃同邑前任金訓導上珍

招募義勇以圖恢復舒城合肥等邑義民聞而助之者數千人五月某日率義勇圍城未克而賊援自六安合肥兩路來義勇驚潰忽有僞職數人執繼昌繼昌曰若等不過欲得金耳僞職咸叱曰但得禽爾金安往乃以繼昌並金訓導俱執交賊嚴拷之而問官爲胡元煒胡元煒者前廬州知府也初廬州陷時胡介其差徐淮降賊准以猛勇辯詐爲賊所器胡體肥質鈍臨事遲緩每出行數武攝衣喘立汗流被面賊咸揶揄而笑呼之曰胡胖子而准受僞職反居胡之上胡見郡邑舊紳士輒以降賊爲勸至此一見繼昌責之曰爾世家子弟當揆時度務今天威大振其鋒不可當何不望風拜降同膺天福而乃妄動輕舉如此繼昌高聲曰若非吾郡前太守乎何居然在此我等所以稱世家者以讀書忠義不負一國也方欲速滅逆賊藉報一國恩

而謂我能降賊乎不能降賊乎胡聞繼昌言慙而退屢易賊嚴問之繼昌皆不屈賊怒先割其下體繼昌大罵曰爾逆不過有剖吾腹一策耳賊有微笑者曰恐不第剖腹也乃令數賊拽繼昌出將就刑繼昌負痛不能步時繼昌有老僕前陷賊中見繼昌欲救之乃佯若不知曰待我將若拽出繼昌得老僕扶持出賊眾又大聲呼曰鍾繼昌若能回首吾當不殺汝繼昌毅然不顧罵賊益厲賊怒先以刃割其背毒刑備施抽其腸而死金訓導亦以罵賊不屈遇害繼昌死時年甫二十六妻某氏以守節聞有一遺孤繼昌死後其友人吳道立以死事狀上於福中丞往返者數乃得聞

贊曰乾隆閒寇起金川舒城有鍾邦期者時爲某郡太守陣亡奉旨卹其家子孫承世職勿替繼昌乃太守之從元孫也繼

昌少卽入賞得州同知銜一旦見粵賊披猖卽倡大義殺身名動天子可謂不墮其家聲矣繼昌所居曰鍾家坂初與金訓導起義其鄉人皆曰鍾某將謀反禍且延族及就義後其鄉人咸相慶曰是宜早死我屬無患矣嗚呼聞東阿周文忠公奉命防堵至廬州卽曰人心太險逆賊恐難卒平由繼昌之事觀之文忠之言其驗也歟

錢警石先生傳

先生姓錢氏名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浙江嘉興人太傅文端公之曾孫也少有異才與其從兄衍石給諫諱儀吉相砥礪日有文譽郡人咸稱錢氏二石云弱冠時山陽汪文端公試嘉興郡得先生文詫爲逼近眉山拔冠曹偶然先生少年服古文多奇崛屢躋秋闈道光乙酉秋試得而從失時先生年甫三十五

自是不復應舉逾二年選授杭州府海甯州學訓導攜所藏書萬餘卷皆少所披閱丹黃者偶檢仇山村金淵集有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廨之室曰可讀書齋官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掌教安瀾書院又七年海甯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其去先生少好深湛之思中年以後慕梅子真之爲人以讀書養性爲務嘗畫冷齋勘書圖以見志公務之外雙校經籍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朱墨迭造點勘至十數周不倦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元文類校勘功力尤深每閱宋元以來版本至十數種皆蠅頭細書標錄於本書上下方尤善爲詩古文辭深得古人淵雅之詣所與吳越耆舊及當時名賢相與抵掌上下其議論莫不心折以爲其學不可以度量窺也先生抱用世才深自退藏官海甯甫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先生名

上先生力辭之顧大府廉知先生能遇地方事有關民生利病者必屬州刺史與之商推歲在丙申將開濬備塘河杭嘉湖道金公洙首以相屬先生采訪輿論時刺史李曉村甫下車先生以民所不便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先生持論不撓乃作書詳析論辯辭開河事不預聞刺史旋熟思先生言重索前書觀之乃歎服暇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深相勸勉而訓於家者尤以培養元氣爲本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而引伸之曰行峻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晚年避賊氛哲嗣應溥奉先生寓居安慶西城應溥在節相曾公戒幕一時名賢輻輳自曾公以下多時相過從先生顧而樂之論談娓娓不倦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殿本對校至是猶借其書日校數葉盛暑不輟逾年寢疾遂卒於此年七十有三

爲同治癸亥冬十一月也所著有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清芬世守錄二十六卷曝書雜記二卷海昌修志采訪日記四卷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子二人長炳森甲辰舉人考補景山官學教習先生卒次應溥己酉拔貢現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孫人皆能守其學

蕭穆曰先生以壬戌冬寓居吾郡明年春余始謁先生於城西寓所聆其言議真篤雅君子也是年秋穆府試被黜先生悄然不樂穆屢請業於先生是時學使朱公方奉命按試吾郡先生力勸暫輟所學留意舉業穆旋以舊爲文一冊呈閱時先生猶力疾以蠅頭朱書評其得失未竟而先生棄世卒前數日猶呼余字問其哲嗣子密曰蕭敬孚已入學否嗚呼穆以迂拙窮困於時而先生獨引而教之勤勤懇懇如此疾中余屢見之猶

力疾出語移時再三喘乃罷是亦足見前輩之古風不再見今世矣先生之學行具見其哲嗣子密所編年譜其討論經籍文章具見於集中故不著獨以所聞見私淑於先生者書其大略如此

汪梅村先生別傳

先生姓汪氏名士鐸字梅村晚號無不悔翁先世爲安徽歙縣之潛口人曾祖楨始遷江甯祖照父均皆有隱德不仕父均好先儒理學之書先生嘗自述云士鐸家極貧然性好讀書先君子好理學嘗訓士鐸曰窮而在下須記餓死事小四字除程朱經注之外禁勿觀日以無入不自得爲訓故視戚族之溫飽美衣食爲餘事然蒙師皆不踰閭巷雖歲一易率無所講授年十一從徐先生諱鎔游始觀考試帖括之書乙亥冬館災於火明

彙十一

三

年益貧不能從師其夏學故衣於焦氏才六月其肆歇業又明年復學於朱惠泉姑丈宅亦只五月其肆再開而歸先君子館孝陵衛月一歸定省先大母暇則煮茗與先慈弈棋而勸余以習楷書而已未嘗一語憂飢寒及詣戚黨也戊寅五月改習饅餅業於長千里唐曰其東人萬姓燕人也謂余曰子非商賈中人也奚不歸讀書耶遂於八月又歸歸則刺譏之言揶揄之狀殆鄉里族黨中周徧以爲不才矣於是取四子書溫習之中表吳春卿茂才杰爲略解說乃習爲制義己卯七月求考鳳池書院邑令某極賞之題爲徒義崇德也時先大父卒已久舅氏聿文先生習綴業不好書外大父榕庵先生所藏書束之高閣四舅氏振聲先生者繪事存其二十之一於齋中余時時竊觀之大母始倪太孺人賢之或舉以贈庚辰八月以能讀書入泮督學使者

姚文僖公

諱文田字秋農湖之歸安人首題爲未信則以爲諺已也次題河漢余首藝用韓非屈原作正面以伯夷

賈誼作陪面以陳東歐陽澈李綱趙鼎作反面次藝力言嘉陵江非漢西域非河源豈豕昆侖班麟之言非是由是人爭覓余文深加歎賞然亦惜其文法未合外舅宗錦城先生嘉之以南

陽君字余辛巳壬午壘膺房薦湯文端公金釧謂其有大醇亦多小疵由洗俊之功未至徐暉

齋侍郎士葵謂其亦自按乙酉以經文章草率房師擯之丁亥冬

南陽君來歸君性木強鮮言笑不加修飾先君子喜之先慈雖

惜其太樸素然亦喜其能聽教言也江甯之俗新婦入門有所

謂暖房者用魚肉將之中表朱鄴水茂才華輩知余意皆以書

代之如墨池編廣輿記之屬皆是也時見佳書則私典南陽君

嫁衣釵釧之屬以市之而屬其勿言南陽君亦喜余讀書嘗冬

夜一鐙憑矮几作針黹於牀前余無絮襪坐牀上牛衣中頰而

觀書率夜漏三下始寢蓋余性剛拙而南陽君能安貧勤操作

於堂上極婉順敬慎之真而於余二十年無一語反目雖或小

不加以理亦淡然置之無違言他人雖其兄弟無一字假借也

乙酉余始食廩餼南陽君既歸謂余勿爭泉刀貽上人不多名

故余不與人爭利先考聞而喜之曰是能守吾道者也連舉五

女一無服殤子坐是病瘵日以婢直家雖漸裕於昔而念遺嫁

諸女遂不能市藥醫之此余之深悔也已酉冬始以無子續取

吳興君始製珍衣裘始役一老嫗始能具飲饌遺嫁兩女始連

舉二子雖下殤歟而先考妣及南陽君皆不及知矣此先生自

述中年以前之境如是咸豐三年癸丑春粵西之賊陷江甯先

生與妻沈氏轉徙於徽州之績溪深山中授徒自給數年益陽

胡文忠公開府楚北聞先生避地於彼乃召往鄂渚同長沙丁

君取忠爲輯讀史兵略於武昌節署先生故有水經注圖鈎稽

羣籍以爲學者讀唐以前古書之資遭亂失之避地績溪時略
有遺補胡公閔恤先生窮老平生著述多燬兵燹爲刊此書並
敘先生學行大略其序曰江甯汪梅村士鐸余道光庚子典試
江南所取士也查山水無仕進志四上春官特借以瀏覽山川
風土不謁一人不待榜而歸其視富貴利祿泊如也雅性好學
藏書二萬六千餘卷閉戶絕慶弔蒔花木讀書爲樂國朝學
人率自經史秦漢諸子外天官麻算輿地職官蒼雅典禮之屬
靡不綜覈君承吳越諸尊宿緒論又金陵爲南北津要通人名
士魁者之彥多遊寓其地故平生師友講說頗不狹陋家至貧
傭書河涉江淮間皆以府主意不能自有以發攄而其自爲說
半札記其書上下左右方朱墨逐遺陸離不可辨嘗據注疏通
典及宋楊氏元敖氏 本朝盛百二吳東壁程易疇張舉文張

鼎甫諸家說爲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戚戚準禮
以貴貴而加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爲儀禮鄭
注今制疏證績溪胡竹村農部甚稱之又據仁和趙氏本水經
注爲之疏櫛釋以今地及列史諸家文集有可附屬連綴者率
爲補輯不盡鄙亭意也然於山川阨塞陂池水利特詳盡可施
之政治又取說文玉篇而下諸小學書及史鑑注爲廣韻疋正
其文字雅俗而旁及於訓詁姓氏郡縣并爲廣韻聲紐表一卷
又以宋齊隋有志而梁陳北齊周皆無之爲補梁陳州郡志於
梁之百七州皆爲確證其沿革壽陽祁相國亟賞之其北齊周
志惜未成又據續志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史及洪氏
王氏書而注其甲子異同於下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
布算其月日於七月五日偕同志祀之又爲佚存書目蒐討至

廣及韓詩外傳疏證皆未成其爲散文喜秦漢駢文喜齊梁而亦不廢魏晉爲詩喜唐人及有明七子爲詞喜南宋人則皆無草稿以爲不必存也粵逆之亂一切燬於賊遂避地績邑北山深谷中客授自給號曰無不悔翁咸豐九年余召來楚北詢其舊作無一存者惟授徒之暇會補爲水經注圖二卷蓋爲班志而作非其前書之惜矣余重憫其學行又經喪亂年已衰病無子息致可悲歎故爲刊其水經注圖以補黃子鴻氏之所逸而牽連及其爲人如此云先生又嘗爲種樗老人傳以自況其詞曰種樗老人自忘其氏字似漢魏閒人喜種樗成林甚茂嘗一詣市貨之不售歸益種不輟居貧老憊願自少多忘年交與北海管幼安高密鄭康成汝南許慎南郡龐德公豫章陶潛范陽酈道元京兆杜佑吳陸德明洛陽賈公彥魯孔穎達往還最

數東海徐陵南陽庾信亦嘗把臂稍閒輒與諸人議論樗林閒人笑其迂曲弗恤也遭時之亂諸人各避地不相聞問老人遂寢忘之五季之末老人益聾瞽時人與言多不省老人言世亦不省以是宋以來交遊絕少卒窮老以死其鄰曰余嘗聞老人言蒼勁矻磊多節目歷寒燠不渝松柏也今茲培塿地弗宜龔琢形緣爲明堂清廟建章樓觀其小者爲舟車禮器之屬者杞梓豫章也然必世適相需又有工師重而采之與所以施之用者當其任否則無若與吾樗老於空山荒江之濱而弗妄斲小之以嬰世患也其桃李棠棣之妖冶可憐與性不相類故不植植亦必不蕃樗不才中爲薪造物無私雨露其長養與它材木同石炭用多而天地山谷之氣必有窮則吾薪獲厚直未可知焉惜吾不及見之矣其詣如是悲夫老人之善自爲謀也先生

之胸懷高曠如此先是胡文忠公延先生輯讀史兵略成復屬
爲大清中外一統輿地全圖垂成而胡公薨於位楚督官文
恭公及繼胡公撫軍新繁嚴公樹森復延先生續成之同治元
年壬戌之冬余由河南至武昌因見先生於寓居往還數日先
生期望爲學之道甚切陳義甚高歲晏返里逾年余致書復申
爲學大指先生答之曰士鐸以謂凡爲學者學至於聖賢而已
聖賢至眾而以孔子爲集大成學孔子如飲巨海登泰山各有
所得而不必其相同比而一之陋矣漢魏儒者自博入惜其未
知約也宋元儒者自約入惜其未知博也然人之性情既各有
所近不能強同且爲博爲約皆須竭其畢生精力如飢者求食
寒者求衣孳孳日加勉焉而後各有所得既得之後而互相非
詆不知交相資益則門戶之積習爭勝之客氣爾學者未得其

致功自得之眞而徒掇拾其妄自尊大之貌此不善學者也然
既博既約既交相取益而士鐸猶未敢以爲合乎聖人之道者
則以服鄭程朱雖殊途同歸而皆得乎道之全體其於大用猶
有未臻是具聖門四科之一爾管商申韓孫吳後人所唾罵而
儒者尤不屑置齒頰要而論之百世不能廢儒者亦陰用其術
而陽斥其人爾蓋二叔之時已不能純用道德而謂方今之世
欲以儒林道學兩傳中人遂能登三咸五撥亂世而返之治也
不亦夢寐之囁言乎然則管商申韓孫吳與吾儒交相濟亦如
服鄭程朱之爲博爲約宜相資助而後可以窺見洙泗體用之
全也蓋自孔子生於古其時地狹人寡俗樸事簡一切狡詐奢
侈風氣未開不見今之火器鐵騎大舶之害不知有曠法美俄
佳兵強市邪教之事不計有回回苗獮與吾民爲仇之孽故其

言如彼設生於今其必有所以感喟而爲世儒設之鵠矣然則吾儒爲學之次第亦先原其性之所近而後自權於出處用舍之閒以定其讀書尙友之志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如士鐸者少嘗服膺許鄭旣乃約以程朱於經世之用曹如也而自涉寇難閒關吳楚所遇不一人知漢宋之言皆鑿柄也又況外無應門之童內有交謫之婦日處失意中則又取黃老之言以自放蓋不足與於學人之數已明矣蓋先生雖以儒學爲世所推而實能洞達古今之治體如此甲子秋王師收復江甯是年冬先生東歸當道仰先生名德月致餼廩制府曾文正公尤禮異之是時曾公奏請補行本科及咸豐乙卯等科江南鄉試余乃至江甯與先生再見於秦淮之上自是二十年來往來江甯輒時相往還先生自甲子東歸江甯卽不復出閉戶窮居非其人

不見非其饒不納光緒庚辰夏五月余以事至江甯省先生於家先生時年八十猶扶杖出見尙善談論且屬余爲覓書帖數種聊以自遣自述平生著作多不能自信且半爲他人代作惟所爲水經注疏證以古證今工力頗久以爲經世之資惜燬於兵燹不能追記然北方水道時有變遷今又閱數十年與前所記不免又有參差矣辛巳夏先生故人六安涂朗軒中丞宗瀛涇縣洪琴西都轉汝奎及諸故人生徒輩爲先生校刊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癸未秋先生門人合肥張士珩爲先生校刊梅翁筆記六卷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五卷先生皆以刊本先後寄余於海上且自品其亂後之作筆記爲上詩次之詞又次之而文最下斯刻也莊生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云云先生舊時所著書有禮服記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廣韻

雅廣韻聲紐表梁陳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皆不存
今存者僅胡文忠公所刊水經注圖及增錄二卷淮南書局所
刊南北史補志十四卷先是咸豐辛酉秋胡文忠公薨於武昌
節署先生爲文忠刪定遺集卷刊行又搜輯文忠在武昌數
年政蹟公牘稿本等編刪繁舉要撰爲胡文忠公撫鄂記二十
卷因文忠歷年於不職之員多所參劾今其人及子孫仍多貴
顯書出慮有所忌鈔本僅存不輒出以示人同治二年春余由
安慶致書武昌請鈔副本先生祕不肯與去年春余以先生年
已八十有八復致書先生欲爲傳之先生時目眇不能復書僅
於爲余經手致書之人李光明傳言此書現已在山西書局云
至秋七月間余至江甯欲見先生親索之時先生已於十日前
卒矣今因檢先生先後所寄水經注圖文集等書乃將先生文
集之自述並種樗老人傳胡文忠公之序及先生癸亥秋在武
昌復余書爲今刊文集之所遺者薈萃成篇俾後之知先生者
有所考焉光緒十六年春三月十五日謹述

劉融齋中允別傳

光緒八年 月 日 國史館上言儒林文苑傳曠不修懼
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著宜下各直省采訪以聞 從之
於是江蘇巡撫衛公榮光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興化劉君事實
上 聞七月 日奉 旨原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劉熙
載前在上書房行走曾任廣東學政旋因病請假主講上海龍
門書院品學純粹以身爲教成就甚多洵足爲士林表率著卽
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欽此仰見 聖主敦崇實
學嘉惠儒臣式刑多士之至意於是海內士大夫知其事者歟

曰允哉公傳在史館名在天下既足傳諸天下後世矣然金匱石室之藏非草茅所得聞見穆自同治十一年壬申之冬客遊海上與公還往凡八九年稍能窺公學行崖略乃據公家狀及其所撰諸書大旨別爲一傳以示同志者焉公諱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瓚祖銓考松齡世以耕讀傳家公少孤貧力學中道光十九年己亥恩科舉人二十四年甲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乙巳散館授編修咸豐三年癸丑

袁十一

三

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奉命直上書房久之上見其氣體充溢早莫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丙辰京察公名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旋以病乞假十年庚申湖北巡撫胡公林翼特疏薦公貞介絕俗同治元年壬戌詔起舊臣公與焉其明年兩奉寄諭入都三年甲子補國子監司業其秋命督廣東學政旋補春坊左右中允五年丙寅引疾歸遂不出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凡十四年以終公秉性儉約至貴不改其初嘗以翰林直內廷徒步無車馬有晏子浣衣濯冠之風視廣東學一介不苟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閱之試畢進諸生而訓之如家人父子焉作懲忿室欲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與人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與客言善談議亦時雜詼諧嘲笑恆不見其有高邁遠俗之槩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奪也閒居敝衣糲食不多用一錢親故有貴顯遠有饋不一取有貧苦必多

方周濟而待客又必盡豐潔其處已接物變動不拘又如此幼敏悟太翁鶴與公嘗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公晚年亦自號癡崖子自六經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韻學下至詞曲以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爲重嘗曰所貴於學者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昨非集四卷皆公晚年在書院自爲校刊行世又有自記語錄若干卷藏於笥未能整理其敘四音定切曰余幼讀爾雅釋詁至邛吾台予四字忽有所悟以爲此四字能收一切之音後證之諸韻書皆合益自信乃易以欵意烏于四字蓋欵意烏于皆取聲音之名以爲名其於邛吾台予則欵代邛意代台烏代吾于代予也前數年客有問余以切字法者余先問之曰子知開口正音開口副音乎曰知之子知合口

正音合口副音乎曰知之開正一名開口開副一名齊齒合正一名合口合副一名撮口子知之乎曰知之曰吾有常言之四字欵意烏于是也子知之乎客曰將焉用此曰然則子之所謂知者豈誠知乎夫欵字收聲者名開口音意字收聲者名齊齒音以及收烏名合口收于名撮口自非先辨欵意烏于何以能定開齊合撮也不能定開齊合撮而欲切音更何以能定上一字母下一字韻也吾試問子關雎河洲四字於欵意烏于宜若何分屬客謝未能余曰子試於關字長其聲以讀之雎河洲三字皆長讀之客從余言余曰子覺關字下隱然有一彎字乎雎字下隱然有一于字乎河字下隱然有一阿字乎洲字下隱然有一優字乎曰然彎亦烏也阿亦欵也優亦意也于則無俟復言是則開齊合撮不既定矣乎推之一切韻之收聲可知矣客

悅曰此指吾未前聞然尤願論撰以貽後學俾得與能也余時頗心許之今余爲圖說旣成又因及門黃接三鑽研韻學與之準佩文詩韻字數蚺爲韻釋四卷事固有難已者書名四音定切蓋原其實且使余向者之所以自悟與所以告客者胥統焉其敘說文雙聲曰切音始於西域乎非也始於魏孫炎乎亦非也然則於何而起曰起於始制文字者也許氏說文於字下繫之以聲其有所受之矣夫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許氏論形聲及於江河二字方許氏時未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爲疊韻江工爲雙聲是其實也後世切音下一字爲韻取疊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非此何以開之哉是編獨詳雙聲者以韻有古今之別雙聲則古今一也徐鉉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要之許氏之聲本可爲切由古

人制字其中本具字母也是編韻借孫氏母卽用許氏之聲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今用許氏之本聲易古雙切爲工雙切不正切江字乎由江字推之如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聲孫氏業已取其聲以爲母矣至於處佳殷蕭宵尤等字虞吳聲佳圭聲殷肩聲蕭肅聲宵聲尤又聲苟以許聲加孫韻皆可爲切而一切雙聲之字不皆可知乎夫雙聲之大略不外乎清濁二聲之從類及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之相通自有切音以來學者固皆知之惟其知之則與余之溯源於古人制字之本音必有合也余纂說文雙聲僅舉崖略及門陳仲英以爲裨於小學攷稔助余成之學者誠因是編以契許氏之聲因許氏以契古人制字之音庶無負諧聲之本指也哉其序說文疊韻曰書以說文疊韻名疊韻也者疊古韻也古韻有與今同有

與今異與今同者卽爲今韻何以不疊今韻今韻不勝疊也夫古韻可據者有若詩百篇焉有若屈宋之辭焉推之凡古有韻之文無不可見何必許氏一人之書顧許氏於字下繫聲所以著韻卽出於其字雖雙聲亦在其內要不及疊韻之多卽但以疊古韻而言其字亦豈少哉論者於河可共知爲疊今韻於江工或但以雙聲目之其實雖取雙聲亦取疊古韻也然則欲明古韻舍說文其可乎閒嘗以此語及門袁竹一竹一所見軼符余因與之輯疊韻上下卷以明說文合體之字與獨體之聲體旣相因韻自相合卽有不合亦由後人之失讀類非古韻之本然是編於許聲雖若有信之過者然過信猶愈於過疑况信未必過也同校者爲及門黃淵甫蓋亦以其明於許書而屬之至古韻大旨爲余舊著今列爲首卷雖所言不專在說文要與說

文相發云公於音韻小學確有心得之外而潔身修行與有宋諸儒言行相爲表裏凡日有心得隨筆記載晚年手編定爲持志塾言上下二卷內分子目二十事曰立志曰爲學曰窮理曰存省曰擴充曰克志曰力行上卷曰盡倫曰立教曰人品曰才器曰致用曰濟物曰正物曰處事曰處境曰處世曰天地曰心性曰禮樂下卷復爲之序曰孟子始言持志志之賴於持也久矣持之義不一端大要維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方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養也慎其志之所以發也每念古人之學無不以此爲兢兢而卽可準此以見吾人之失故余之教於塾也嘗以持志二字額其齋焉塾中講貫自聖賢經義以及先儒格言固皆有課程矣其有不及舉古人之辭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則隨時筆而存之蓋以便學者之復習也原

本卽名持志塾言惟不立門類不避重複未免雜而難約今姑刪複分類以成二卷然亦但如原本之所有而未嘗增益實亦未嘗得整齊次第之宜焉夫持志之功深求之而未有益者也學者誠由所至而進推焉則是編者或亦由淺之深之藉也與公旣以持志塾言教授及門諸子及窮鄉晚進之餘又探討古今人詩賦古文詞曲書法經義深造自得復爲藝槩六卷子目有六曰文槩曰詩槩曰賦槩曰詞曲槩曰書槩曰經義槩自爲之序曰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各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槩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

取槩乎皆嘗有聞大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夫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閒焉公於古人詞章文學既有深造獨得之境嘗有述作不自收拾隨時散佚晚年就篋中所存詩文詞曲各類編定四卷而以所仿周秦諸子書寓言四十二篇曰寤崖子列爲卷端總爲之序曰此集始名四句集蓋集中所編入大率四十年前作也余之少也學不知道雖從事於六經然頗好周秦閒諸子又汎濫諸仙釋書并騷人辭客之悲愁放曠惜衰暮感羈旅者亦未嘗不寓目焉故當時所作指趣多所出入且有傲然自得而不知其爲非者豈非沈溺之甚也哉四十後乃始悔之

又後則欲勿存之矣既而思之非與是不容偏掩者也是中有非非中亦豈必無是狂言聖擇理或同與且卽未必有是然存之以著其非庶鑒余非者得以及時趨是而不至若余之過時而悔與偶憶陶淵明辭有昨非二字因以名集昨之云者豈獨爲四十以前言之乎四十以後附入者自視實亦未見是也故並以昨非槩之以上六書惟持志塾言成於同治丁卯藝槩成於癸酉餘四種均成於光緒三四五閒先後公自校刊成之遺書有讀書劄記游藝約言制藝書存三種乃公歿後公子彝程等從公篋中所存手稿分類鈔出示公及門諸弟子於丁亥冬續刊之劄記與持志塾言相類游藝約言與藝槩相類制藝書存原爲昨非集之第六卷公刊集時尚在游移未能卽時刊入者也公早年工行楷書法晚年喜撫漢魏人八分篆書久之鏤

鑄一體規模奇古變化無端人有求者亦時應之又嘗命工爲刻一石時以餉人亦自喜也公以光緒六年庚辰夏五月上海龍門書院構寒疾其初尙輕尙能時時見客及拜客穆以四月閒由上海廣方言館附輪船回里至五月二十七日回館次日卽到龍門書院候公起居時公構疾已十餘日向能談話如故留同午食至六月初三日公乃到廣方言館訪談移時乃去自是以後穆數日輒往書院候問公疾雖未瘳尙能坐話移時至十七日公門弟子沈約齋袁竹一到館言公疾久不瘳思回興化穆卽同局總辦李勉林觀察相商李君故與公友善乃爲主張以本局小火輪船拖帶公舟回鄉較速公乃清理書院一切事宜卽於七月十三日登舟時穆亦將有事於蘇州卽附公舟於十四日已刻抵蘇州胥門外小泊穆卽別公上岸時公病已

不能興矣公歸里後疾亦時重時輕中間尙能訪老友陳君茂亭一談至七年辛巳二月乙未乃終於里第正寢距生於嘉慶十八年癸酉正月癸巳享年六十有九夫人宗氏先公年歿公子三人長彝程太學生精通天文算法公嘗與穆談及時以爲慮曰察見淵魚不祥次展程光緒元年乙亥恩科舉人三尊程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高郵吳嵩泰次適泰州唐恩祥孫三人啟說增說詳說

左端臨先生傳

君姓左氏名莊字莊士邑諸生少從其舅氏吳明經孫織學明經之時鄉里耆舊尙有存者明經帖括之餘頗研究經史并漢唐以來之文君少多病聆其緒餘置之胸臆而已年逾壯乃肆力於學久之有得視世味泊如也好獨遊家貧恆敝衣履徜徉

山水間不知者視其面貌多迂笑之君與世無忤歲饑嘗推食以食人里中咸稱爲長者晚乃好言古文法蓄異書千卷每當晨夕淒風急雨木榻敝帷圖書狼藉擁褐高吟聲琅琅與之相應穆少困俗學閒嘗取古人之文讀之略知其意欲屏舉子業治經書古文辭時頗目爲迂闊歲在甲寅讀書於左氏岩村時與君聚處且得借先輩遺書瀏覽君閒居亦喜與穆談論古人之文嘗出所藏吳明經所錄先輩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十餘冊以示穆亦手錄副本嘗竊取其意爲文穆粗諳古文法實始於此海峰先生八家文選凡於古人精神不到閒有一二敗句則刪雍於旁以示學徒君聚漢唐以來之文甚夥於先輩所未入選者輒擇取之或刪雍數行或一二句覺莊雅可誦評定朱墨遂道陸離至不可辨穆每至其家輒舉以相示皆有真

識云此非俗儒所知也嘗往來余家每至輒披書數種薄暮而返相送一二里外猶立談依依不忍去穆嘗叩其著述云凡吾所欲言皆古人已言之文不關於經術實用虛辭濫說徒敝人精力耳君生平不事著述其所評論古今人物皆有卓見律己以嚴待人以恕亦喜閱時賢之書然亦罕當其意也晚乃厭家務欲覓一靜室研究古書且與穆朝夕相質詎意天不憖遺鄉里頓失此典型爲可惜也君之卒也以同治二年癸亥夏六月某日年五十有其小友蕭穆乃以所知一二而爲之傳

循吏陸枚傳

振桐城縣志名宦傳

陸枚字建中一字立甫浙江山陰人少游學京師援例以吏員議敘補安徽廣德州杭村巡檢旋調補桐城馬踏石巡檢道光十四年蒞任廨駐縱陽鎮舊有漕倉當漕糧未全折時縣令於

葉十一

三

初冬必親臨兌運鄉人輸輓漕艘雲集羣氓雜遝公編立保甲詰姦弭暴運民奉法比戶咸安復建巷柵修橋梁施藥餌製水龍年饑歲晏恆捐廉散賑鎮東沿江有戚家磯石筍林立波中時爲往來民船患公勸立救生局造船數艘大風駭浪每年全活舟人遇險者無算又籌買義地收掩旅櫬設同仁局施棺槨斂旅殍邑東南鄉多水災有江都史公丙榮來爲縣令公佐史公偕紳士張太守寅等造大府陳民疾苦請帑籌資先後督工興築高黃瓜墩新生樂生諸圩隄又助史公同諸紳士督修天定隄及永鎮壩自南至東六七十里保障外江大水之年諸圩隄恆賴安堵鄉民爭訟就質於公必反復開諭往往有感激泣下與相知者約終身不涉公庭咸豐間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北有六安曹綬卿率練勇助官軍勦賊至樅陽全隊潰沒公倡

紳士立忠義冢兼籌資春秋致祭逾年湘鄉李忠武公克復桐城大府檄署縣事善後諸務籌辦合宜紳民感戴後回本任時邑紳方大令傳理將設育嬰堂於城中公復勸分設樅陽督工擇地極盡心力每年收養羣嬰逾城數倍舊有白鶴書院經費不繼公捐俸生息文教復興舊有城隍廟燬於兵燹復捐俸重修以光祀典凡善舉知無不爲多類此先後官巡檢三十六年署縣篆三年同治八年致仕光緒十年五月初三日具衣冠端坐終於樅陽寓舍享年九十嘗著家訓一卷垂示子孫臨終猶訓諸子立身爲人之道神明不亂先是樅陽鎮右有河爲桐廬懷潛各縣之水所由出江者夏秋江湖陡漲又灌入內河各縣田廬窪下者時爲漂沒公莅任數年邑令某與紳士倡議籌資於江河交界處築隄障之公知此舉爲上游各縣水路出入所關非一隄所能永固一旦潰決淤泥充塞不能順流而下內河水無所洩窪下田廬仍受其患善後爲難因爲官紳力陳利病事乃就寢後三四年鄉紳復有詣大府請帑籌資仍於江口築隄者糜費資帑工久不就紳民意見不合幾釀巨案鄉老益念公謀深慮遠爲不可企云

文斗垣先生事略

先生姓文氏諱漢光字鍾甫一字斗垣世居桐城北鄉孔城鎮少工應試文字年逾壯游於方植之先生之門乃大肆力古學詩古文詞皆有鄉先輩風範後來歷遊幕府均能盡其才力有餘資則購古書籍字畫以自娛生平重交誼輕財貨凡有以貧乏來告者必隨時周應之師友中有飢寒不肯告人者亦必隱察之時加持護又使其人能自安焉先生天性和曠仁慈好談

譜年四十無子人有規其納妾者則以貧乏爲辭及聞一義舉見一難事又必盡力籌畫屢形竭蹶不惜也偶有感觸往往泣下沾襟或聞歡娛之事神奇譎怪又不覺破涕大笑頃刻之間悲喜屢易隨性所發不立城府後納妾卒無子亦不以爲戚戚也惟晚年慈親尙在及所遭時事則愴然於懷咸豐三年春粵西賊東下正月省城陷十月桐城陷又數年官兵屢到桐城先生嘗在營中襄辦軍務精力疲弊卒無成功人多忌之亦不爲動也嘗賊陷城數年間鄉間尙有安土世家大族自明以來積書充棟多爲鄉人搬出賤售先後所收至十數萬卷逾年孔城鎮大亂先生倉皇奉母逃避家中所收之書又爲土人分略售之遠方余後所得鄉先達張晴嵐閣學所臨歸震川史記標錄姚惜翁所錄劉海峰先生歷朝詩選殘本九冊孫麻山遺集及

他書數種皆先生藏本也余於戊午之春始見先生於里寓一見如舊相識後每逾月必就問鄉先輩遺事及當時人文才學增廣見聞己未之春先生來余家歡留數日乃去更約夏間復來觀荷逾月乃爲詩見寄余期之甚篤至七月初旬賊大股至公奉母避亂廬江憂亂之心鬱不可忍故有嘔血疾至是大作歿於廬江寓所時七月望日也年五十二生平歷游幕府及居鄉均有事績皆余所未詳著述亦散失無存惟亂中時時賦詩曰藕孔餘生集余曾錄副本藏之歿後余曾爲哀詞一篇以呈劉悌堂先生先生爲評數語以補未及今閱四十年復取舊稿刪爲事略仍錄悌堂先生評語稍悉其家世云

悌堂先生曰文君字煥章本名聚奎後改今名其先父祖俱忠厚文君少時極貧從師無資其父嘗早起於塾門外叩謝

師每以蔬菜送之居孔城爲人排難多以至誠動人少從事
吳君寶臣房君掖垣後舉孝廉方正咸豐丁巳冬呂亭解圍
籌糧饋軍當事薦擢光祿寺署正銜以是爲物議哀辭不必
絮論特補志於此

贈侍講學士張敬堂太史事略

張錫燦字敬堂安徽靈璧縣人道光己酉科選拔貢生咸豐壬
子科順天鄉試舉人癸丑會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丙辰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己未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申會試同考
官秋八月奉 旨提督雲南學政同治元年壬戌以奏事不稱

旨被議未幾丁艱回里乙丑兩江總督曾文正公特奏保治
軍淮北自到營嘗著草履與士卒同甘苦又以災賑日行泥淖
中民賴以甦丙寅冬髮捻再竄陝西奉 旨督師赴援抵陝卽

解省圍轉戰益力孤軍無援遂殉難於西安城西之魚化寨大
府奏 聞 贈侍講學士家素貧庚戌以 朝考入京遂留應
鄉試勤學勵志一室累月不埽除恆終日不舉火蓬頭垢面從
不乞助於人其同年拔貢生石埭陳虎臣艾聞之懷錢券數紙
訪其所寓詢其日用云本鄉有一公款月可得六七千文吾出
不乘車馬與人無文酒之會日用飲食寬然有餘日前吾尙助
某友數千文爲生計也陳君知其介言竟不敢以錢券進其應
壬子科鄉試也未揭曉前數日卽預備刀繩各一儻不入殼非
自刎卽就縊其堅忍明決如此留京數年孤特自遂不恆與人
往還同儕均以不近人情少之癸亥冬由滇回里泊舟安慶城
下時金陵尙未克復兩江總督曾文正公駐節在此委陳君虎
臣總辦忠義局務太史往拜陳君拜曾文正公及藩臬掛號卽

去時文正公晤陳君云吾素聞張太史之爲人素行不近人情子以爲何如陳君因道其爲人實爲績學勵風節之士與言之最悉文正公曰旣爲子之密友所言自得其實次日文正公同司道諸公均到舟答拜直登其舟歡談良久卽預訂入城歡留數日時陳君同縣老友楊君仲乾德亨及吾縣方先生存之宗誠均寓皖城往來講學太史因陳君往拜楊方兩先生一見如舊相識一夕同聚方先生寓所論學穆時以應試留此在窗外竊聽遙見太史狀貌面圓白皙帶紅微鬚年在四十左右言詞不多而有精義是夜太史與諸君別未曾再至余遂未及相見陳楊諸君旋知余是夕在窗外竊聽均以余不入見爲咎太史行誼風節余皆聞之於陳君又悉太史自登第後益沈酣古學頗有著述卽在軍中公務之餘尙雪鈔露纂勤學益力殉難後

墓十一

所著均散佚無存惟平日所著孝經章句孝經問答讀朱就正錄及續錄三書爲其門人長安蔣善暮所藏同治九年盱眙吳督部棠爲刊於蜀中余近乃得其書讀之因追憶同治閒與陳君時相往還深悉太史之爲人紀其大略併悔當時與太史失之交臂不無遺憾云

外祖左鴻志先生事略

外祖左公諱知來號鴻志世居邑東鄉棋杆岡距予家不過二里與先祖守璞公文最善少年應小試不售援例爲太學生好讀書飲酒賦詩薄田僅數畝遂開門授徒兼習俗所稱堪輿之學閒居無事輒自備資斧徧歷大江南北名山水遇有佳境往往流連數日一一記之於心歸輒爲先祖及里人之相好者道之又好談諧里有公事讌會皆喜聽先生一人暢論一歲凶

荒除夕不名一錢所儲不過斗粟卽大書門帖云詩書有味堪銷夜爆竹無聲也過年其風度如此小子之生先生猶及見之先母歸甯公輒懷抱撫養周至小子三歲乃謝世年垂七十先曾祖成玉公會祖母江太君均公所定葬地先曾祖墓在南鄉會公里宗祠後山曾祖母墓在邑東白雲沖保汪家山中公自云生平爲人葬墳以先曾祖母地爲第一吉壤其地自墓後東山發脈蜿蜒下山十餘里平地結穴坐東朝西墓前十餘步下有山澗水自東山出西流繞墓流十數里出山墓前三四里有山峰如筆架人皆以爲文明之象云

孫文雅事略

公諱琴書字納才號執禮譜名文雅少讀書聰穎工書法而秉性狂放不羈少席父祖產業不數年揮霍殆盡乃落魄江湖崎

卷十一

三

嶇閩越恆以賣字爲生人有求書楹聯者往往不用成語自出心裁援筆立就各如其人之意中年以後浩然歸里有子德恆能勤儉力田閒亦棹舟爲生計公亦以謹身節欲課徒以佐衣食公故與余先君善余有再從兄時春爲公之外甥公嘗往來余家余曾記年十七八時先君爲擇師里中余一時性劣恆不到學舍在家自課公一日到余家留宿余夜侍公飲酒酣公訓之曰賢姪讀書此時正爲成敗所關趨向須正因以手畫席曰譬如一條正路前途忽分數歧賢姪今正走正歧之閒若誤入歧途則誤終身德業矣懷之無荒無怠今余已逾公當日訓誨之年追思公言恍如音容宛在然今於鄉里求此直諒老成之人不可多得矣光緒二十六年八月秋分前一日

蘇懋甫哀詞

吾友蘇君懋甫名求敬邑諸生其父欽齋先生講學以程朱爲宗於近代儒者師張揚園陸清獻君與其兄求莊能承父學咸豐癸丑邑人馬慎甫起升結同人講學於麗澤精舍君與其兄與焉慎甫故欽齋先生弟子也與君兄弟尤相友愛是年冬十月粵賊陷城慎甫後乃挈家避亂於邑東鄉王氏之官塘卽延君課其弟藉以砥礪於學余之獲交於君也在丙辰之夏始相接時見其容貌恭謹而出言不苟心竊異之後君出所著筆記數卷見示又聞慎甫言君之堅苦力學乃益知君之爲人余自愧所學未能窺君之萬一而君虛懷樂善不欲自恃嘗以書與余曰僕受性騫怯幼聞父兄之教長得良友之輔而悠悠以至於今行能無所見於世以視吾子之子然獨立而能成就如此真乃愧死萬萬矣以此大懼隕穫欲自振拔然以親老家貧出

墓十一

三

謀菽水思一日閉戶讀書不可得每心自傷之念及吾子曷勝歎羨吾子其勉之僕於吾子更無所進吾子秉心忠直有所見願相示無隱僕雖不敏猶能受盡言也嗚呼觀君之愛余與其所以自待君之爲人概可知矣丁巳春余聞君來慎甫寓齋與相聚一二日其形容雖顛頽而言語益加溫和蓋君是時已奉欽齋先生家居慎甫復延其兄求莊來課其弟也已而君歸猶錄余文數首與余相別於歧路更約夏秋之間復來余家觀荷是年秋九月欽齋先生以天年終君兄弟行喪禮一本於古而君身體故孱至此積勞又極哀毀以家貧食指十餘口授徒不足自給往來借貸恆爲風雨所侵已漸致疾矣明年春不得已乃謀食於浙西客於仁和邵先生懿辰家邵先生故與欽齋先生爲道義交念通家之誼又嘉君之學行遇之亦與其子等君

舊疾日加劇竟以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七喪殮皆邵先生爲經紀也君與余自丁巳春一別卽未通音問往浙西時亦過余里門余適以他事出次日過慎甫寓齋聞君且渡江矣而竟成再世交余之悔恨曷有已邪君詩歌古文辭俱有前賢遺軌書法篆刻頗工妙於宋儒書尤加研究著有愧學錄若干卷妻葉氏生一子甫三歲君卒後數月亦殤先是其兄於去歲冬十二月望後過余舍猶以久不得君消息爲憂余得君之凶問也以今年正月六日今其果知乎當此烽煙滿目棺歸未知何日乃先爲詞而哀之曰

西湖之山水深秀兮中有羈魂於此棲慈親日倚閭而長涕兮更有腸斷之寡妻固知同寄軀於大鈞兮彭與殤爲一轍嗟大雅之日就替零兮正學恆虞於湮滅

趙靜涵哀辭

并序

葉十一

語

君姓趙氏名元益字靜涵蘇州新陽人父諱之驥道光甲午舉人甲辰恩科會試房薦大挑一等分發東河數年歿於河工差次君幼孤能自力學爲諸生同治閒來上海當道延至廣方言館繙譯外洋製造及醫學諸書公務之餘仍力學不懈兼通醫術君頗藏古書及名人手校鈔本時加掣究中光緒戊子舉人庚寅辛卯閒無錫薛公福成奉旨出使外洋延君爲隨員及醫學官三年差竣回里得保舉知縣君不樂仕進仍在廣方言館繙譯外洋各書兼爲人治病有求必應余以同治壬申冬客遊上海癸酉春應製造局總辦南海馮觀察校光校閱本局所刊各書亦任廣方言館居室與君相近朝夕相晤余亦攜帶古書鈔校本數笥與君互相借閱以故兩人益加親密特異於

他同事者君舊藏有李文貞公所刊朱子韓昌黎集考異十卷
余以此書刊於康熙戊子在乾隆間詔修四庫全書館臣著
錄文淵閣已云李光地得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翻雕最
爲精善光地歿後其板旋佚故傳本頗少云云因勸君寶此本
以館俸摹刊君欣然從之此書復得流傳於世君之力也君自
刊此書後益好以餘資刻書二十年來所刻有用精本凡十數
種志尙未已今年刊其鄉先輩明人龔詡大章所著野古集三
卷秋九月完工以四部見贈此書四庫著錄係內府藏本乃
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外閒不甚經見也余與君結交
於同治癸酉春於今卅年相親如一年十月初七日爲湖州
老友周君萊仙病久不愈數醫無效因挽君同往爲周君診脈
開方閱二日余往視周君服藥仍不效回告君君約日欲同余
再往審視閱數日君獨到周君寓所門外詢問余尙未至君乃
怏怏而返先是君與本局所請某洋人繙譯某書洋人今秋至
此將往京師應當道之請仍申前議約君到京師接繙此書君
來相告余詢行期因問何時回君云總須年餘定於月初出門
余到君寓送行遂別未幾接京師電云君已歿余大驚傷感累
日計前月初七日同君問周君之疾君爲診脈定方月半君復
獨往視周君至今不及五十天而周君已於前月十九日逝世
今君又繼之兩月之間連喪二知己余其何以爲懷耶今先爲
君些詞以抒余之悲哀云

粵有賢士素重風義些力之所能無所迴避些潔身自愛無所
猜忌些久與結交不我遐弃些家有奇書充几盈笥些有求必
應不自珍異些疑義相析廣聞博識些古笈流傳從無藏祕些

一旦踐約情迫無遲些曾未幾時二豎爲祟些有子有孫醫藥
無侍些仁不必壽修文召至些層冰嗟峨靈寄北地些望君不
見長流別淚些接席重歡形諸夢寐些魂兮歸來不可遠寄些
天涯寄詞以鳴哀思些表君行誼聊慰君意些

敬孚類藁卷十二

葉十二

三



水雲帶月... 思美... 許前... 願... 意些

復見... 思美... 許前... 願... 意些
... 思美... 許前... 願... 意些
... 思美... 許前... 願... 意些
... 思美... 許前... 願... 意些

敬孚類藁卷十三

傳

桐城蕭穆敬孚

倪烈婦傳

烈婦姓朱氏名珠世居涇縣東鄙李園之印星塘幼從兄讀書輒知忠孝大節言談舉止一秉禮經年十七入適同邑倪晶是時舅姑俱存逾三年其舅死家漸落烈婦事孀姑維謹得其歡心時其夫貿易於外婦姑食貧相親愛無已烈婦藜藿不充時爲人紉綴刺繡以謀甘旨愉色進姑姑曰美惡與其何自苦如此烈婦曰我年少食此自甘姑勿介意也後數年其夫竟客死某地家人恐烈婦知之匿不以聞烈婦後隱然有覺乃言笑自若人咸疑有異志然烈婦不見姑輒涕泣悲哀人曰此傳言之妄耳汝何悲烈婦曰我固知之久矣然我之所以強顏色笑者

藁十三

一

以有老姑在我悲恐愈觸姑悲耳或勸之他適烈婦曰命也我命當昌倪氏之門不應凋落如此今若此亦命也姑老矣又無人事我意已決勿復他言自是紡績養姑益加恭順數年如一日姑亦幾忘其無子也咸豐庚申春三月賊入涇邑大肆掠是時烈婦歸母家賊眾至李園其嫂曰賊至矣奈何烈婦泣曰我義不受辱當潔身從夫子於地下老姑在室今不能以終養實我九京遺恨耳姑如能生當爲我寄語慰之恐賊眾直逼不獲死所遂溺死於印星塘凡二十餘日賊退其家人乃出其尸裸葬之烈婦適倪氏數月其夫卽客於外未歸以故無子死時年二十有八距夫死時蓋已七八年矣又二年烈婦之族叔平佳及其伯舅圭以烈婦狀徧乞詩文以傳烈婦焉

贊曰涇邑人多賈於桐城之雙溪鎮余因以知烈婦之賢烈婦

之父諱琦乃前明嘉定太守朱儀之後儀萬厯庚辰進士崇禎十四年獻賊陷嘉定太守合家殉難者也烈婦以一弱女子與之先後輝映亦奇矣哉方烈婦隱然知其夫死言笑自若人方疑之烈婦佯不爲動卒以婦道兼子道得其姑之歡心一旦親賊眾度不可脫望風就義何其終始從容若是也嗚呼彼素以節義自矜於亂離之際失守受辱者實多矣如烈婦者不爲過言畸行生死皆能折衷大道賢於人也不亦遠哉

江甯二烈傳

江甯二烈者汪孝廉梅村先生女也長名淑遊次名淑蘋梅村先生博極羣書無子因課二女自四子書尙書毛詩小戴禮記列女傳通鑑皆能貫通最閑習者春秋左氏傳也梅村家藏書幾三萬卷二女次第翻閱殆遍梅村注通鑑地理纂南北史志

葉十三

二

表等書二女檢點參校淑遊復爲搜討鈔輯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類書細書條記稿逾數寸梅村成書之速皆二女之力也淑遊年二十一適上元庠生吳榮曾甫半月榮曾卽幕遊明年客死彰德淑遊奉姑家居默自飲泣未幾粵賊破金陵淑遊欲投水死其姑止之因奉姑遁居句容北門外許村每得食必先奉姑咸豐六年五月向營軍潰二十二日賊率醜類東下淑遊乃投許村某塘死年二十八時家人蒼黃北行比尋尸出不及葬也方賊之破金陵也次女淑蘋投縵繩絕不死時女繼母沈誕子甫數月母泣曰吾非不欲死願汪氏自歛遷江甯已六世今族人皆無後汝父年老是子所繫汪氏者重我甯且匿草間如程嬰故事汝素通書史盜體此義相與持護以延汪氏一綫與女因含涕受命自是不言笑不繙書執筆撫弟外輒涕泣夜

則故臥陰溼下地求自戕賊婦有所令其母不能供賊婦怒將
箠之女泣請代恆杖數十女坦然無戚容賊婦又嘗虐其母負
米女五六月暴坐烈日劔弟望母歸雖飢至夕不忍食也無何
母病弟以失乳死女大慟曰哀哉天竟欲絕汪氏余乃徒生數
月乎拊膺長號遂不食死時癸丑九月十日也女字上元范氏
未嫁乃藁葬城內隱仙庵側年甫二十二
蕭穆曰壬戌之冬余來鄂渚時梅村先生亦寄居武昌郡城年
逾六旬篤學清修然名在天下余數謁之繼乃聞二女節烈事
因爲書之所以嚮仰梅村先生之風節又賢二女咸能折衷大
義其來有自也昔漢之伏生以年老賴其女傳經今梅村先生
道埒伏生而二女竟不能留以竟先生之業余又悲其能繼伏
生之學而不逮伏生之遇也噫

四烈婦傳

葉十三

三

姚烈婦姓王氏桐城南鄉白苔里人也父曰錫純里中稱爲長
者與同里姚氏世有姻親以故烈婦適姚曉山之次子國珍姚
氏世讀書烈婦之母卽其舅曉山之姊也烈婦自適姚氏事舅
姑維謹戚里以賢淑稱生子女各一皆在襁褓咸豐十一年春
賊踞南鄉大掠烈婦與夫及子女俱先赴水死先是國珍善病
父母相繼歿國珍兄弟數人乃異爨國珍貧病衣食不克自給
烈婦盡力籌畫市藥餌終不能濟里中窮年兵荒至是賊勢披
猖正月五日國珍諸兄弟各避亂他所乃泣謂烈婦曰我病已
不可支不如赴水死以免害汝可攜子女去同殲無益也烈婦
泣曰夫子死婦何以生爲明晨賊至烈婦扶夫出以一繩先繫
子女復繫己與夫行至宅後山塘共沒烈婦于時年甫三十餘

也閱六日又有唐烈婦事

唐烈婦姓許氏南鄉會宮里農家女也其夫曰唐德田幼孤貧以備爲生年逾壯乃娶烈婦育一女家艱窘烈婦處之裕如惟日勤紡績以助日食咸豐十一年春賊踞里中居人多挈家遠逐時德田適病烈婦遂昇夫攜女避亂于七家領距家僅五里許欲再徙他所而賊猝至窮搜山谷德田臥病山坳草間烈婦抱女依坐有一二賊見欲汙之烈婦詈賊賊怒以刃批其左頰烈婦罵不絕口賊復批其右頰罵愈厲賊強曳之去婦右手抱女而以左手抱夫足不可動其夫戰慄泣謂曰盜姑從之烈婦不聽賊無何乃釋手行數武呼賊眾欲環害之烈婦知不可脫環顧山下有塘水澄清如鏡曰吾有死所矣遂辭夫解帶繫女而共沒焉是爲正月十二日也烈婦死時年二十有九閱七月

又有方烈婦事

方烈婦姓余氏亦會宮里人舅朝安夫元成皆農人婦素有賢稱咸豐十一年秋賊眾至南鄉其夫肩衣物先渡河婦攜一女隨舅距河不數武賊猝至舟人大恐不敢近賊擄舅去婦攜女方逃賊目懼之婦見勢迫疾趨河躍身入水舟子挽救已無及矣時七月十四日也烈婦死時年二十有七閱四月又有許烈婦事

許烈婦姓殷氏南鄉黃泥岡人也幼字同里許虎生虎生少慧好讀書過目輒能成誦婦來甫三月而虎生病死婦卽矢志守義烈婦之父曰希六舅曰敦素皆儒生蚤世烈婦性嚴正家故貧節儉自持鄉里咸敬憚以爲不愧儒生之女也咸豐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賊大寇樅陽居人皆逃散其家人謂婦曰

不避且罹賊禍婦曰賊烏能害我哉汝等速去毋溷我家入方蒼黃去婦遂整衣履拜于堂下出門投池水死後賊去家人乃拽尸起面如生眾咸驚異而以禮殮殯焉時年三十有九

贊曰余嘗讀明歸太僕文集有云每恨足迹不出里閭不得奇節偉行爲紀然穆謂抱奇節偉行之資里閭多有特不遭其變未見所施亦與常人終老耳矧值海宇清平足迹又不出里閭雖欲紀之何由哉嗚呼彼四烈婦不值其變又烏知其奇節偉行之資歷萬世而長存耶

應烈女傳

烈女姓應氏上元北口渡人祖曰北村篤行君子也父某母某氏皆蚤世烈女乃依叔父母事之如父母焉女幼性好潔衣履凡席稍著黠污必除去而後已及笄字同里陶氏陶氏故貧儒

葉十三

五

女子歸有日矣咸豐十年春金陵大營潰賊眾四出擄掠烈女舉家徙祿口鎮烈女謂叔父母曰此地距家僅十餘里賊必至兒不如早死不然累及叔父母家人勸止之無何賊果至祿口家人倉卒逃出過甯橋河水洶湧女顧謂叔母曰母速行兒獲死所矣語未竟身已躍入河家人急欲挽救而賊已逼近遂各奔散閱日賊去家人覓女尸不知所在矣金陵應氏有賈于吾邑會宮里者時爲吾友姚君灼言之蓋其族女也子是以著之且嘉烈女之幼好潔卒能潔身就義無慚所好北村于是有女孫矣姚君又爲予言曰烈女之就義蓋在三月十二日時年甫十有七歲

張貞婦傳

貞婦姓盛氏名明鏡字耆姑江西武甯國學生盛翎之女也幼

許同里張英濬英濬讀書有大志年二十遭疾時者姑年十八未嫁聞夫病因請往視家人不許則號痛曰今不能去何以生爲家人知不可留乃聽往張氏時英濬病已篤者姑持藥鑪淚潛漉滴藥餌間有頃張氏促之歸不可越日夜英濬死者姑伏尸大哭聲哀慘不忍聞是爲咸豐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踰日求行廟見禮所親使止之不答輒號慟卒行之衣麻衣奉夫主哭拜時水漿不入口者四日矣已而泣訴太姑曰氏今且爲張家婦夫死無子從夫死分也其如夫祀何張氏咸哀之爲立繼子名柱貞婦乃忍涕事太姑課子爲事居恆手列女傳一編或時披閱番禹許氏傳輒哀其志節爲之泣下所居一室雖同懷弟無敢輕入如是者三年如一日是秋疾作勸之藥餌皆不進惟日清坐一室飲水焚香有問疾者輒謝之江西俗少年死者以紙作主除喪乃焚之貞婦將除夫喪乃捧主哭曰夫死而主存猶吾夫存也今主撤是夫將去妾亦誓從夫子於地下矣已又呼子柱曰爾父既去母豈獨存父有遺書爾其讀之母有遺訓爾其守之語隨淚下遂除喪九日而貞婦亦卒時咸豐三年九月七日也

論曰女未嫁而爲夫死且或終身不改適者考之於禮未有文明之震川歸氏嘗著論非之然近世廉恥道喪婦人一失所天至有墳土未乾卽改適他氏而貞女烈婦亦往往出焉如者姑事甚奇是則貞節如者姑輩雖未見禮有明文天獨生之以拯薄俗是亦君子所許也余遊楚北晤貞婦之弟盛寶銛寶銛讀書謹篤時宦遊武昌以貞婦狀示余因其弟益知其姊之風烈因爲書之以勵俗焉

太平蘇氏二烈傳

甯國太平琳瑯村有烈女者姓蘇氏祖某太學生以篤行著於鄉里父森桂能文章蚤世母某氏守義家頗饒烈女之兄弟俱天母最憐愛女亦至孝戚里咸稱之女及笄字同里甯氏咸豐十一年三月八日賊至琳瑯村母及家人逃入山谷聞女弱且病不能行乃匿身牆壁間賊搜得女強曳之行女給之曰吾有金帛藏皮甚夥取之以從可也賊欣然許諾女乃疾走後院投井中居人有匿於院中驚救起女方甦瞑目適賊且至復投井死之賊亦驚異曰我輩所至如此女者亦罕見矣乃集香楮以祭焉同時又有烈婦姓杜氏卽烈女從堂伯母也其舅曰宜禮三世皆太學生烈婦幼以孝聞及歸蘇氏事舅姑及其夫怡源俱能盡禮怡源讀書未就有子三人是年春甯國大亂烈婦與夫扶舅姑逃入山谷子幼弱不能從俱被害舅姑亦相繼死踰月聞賊復至婦泣謂夫曰舅姑弃世三子已死不如無生君速行我不復累君矣夫不得已先逃去烈婦奔至河邊解帶縊柳樹下復以帕蒙面曰我死不忍見賊無何賊至婦恐氣不遽絕更以身躍入水死距烈女之死僅十六日烈婦就義時年三十有九烈女時年十有九也

論曰世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卽婦人女子亦然蓋婦女之最重者莫如節孝未有不孝而能成爲節烈者嗚呼彼蘇氏二烈其先皆以孝聞是其明於大義天性然也臨危難而不辱非偶然矣賊眾驚嘆聚香楮爲禮不見化於衣冠獨見感於巾幗亦異矣哉

朱節婦姓蕭氏邑之南鄉會宮里人也適同里朱氏子曰超筆時夫之父母及大父母皆在堂超筆幼聰穎誓欲讀書成立節婦來歸甫二十餘日而超筆遭寒疾甚劇鄰里來視超筆度不可起每以家事爲託諸叔父母入室超筆又以婦爲託曰新婦來歸未久以後幸加憐愛亦如多育一人耳時節婦方倚樹立其二叔指節婦問曰爾知彼爲何人超筆徐應曰叔父我豈昏迷不省人事耶言未竟淚漣漣墮衾枕聞家人及鄰里無不欲歔流涕者無何超筆死含殮畢節婦之母亦來朱氏節婦號痛自誓必從夫於地下不飲食者數日矣其母及翁之父母力止之乃強進飲食先是超筆寢疾時亦訓節婦曰我今不幸不能逮事父母及大父母我死汝必矢志代我盡子孫之職則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至是節婦追思夫言乃含涕素服以聽是

時超筆有三弟皆早歿節婦翁姑年逾強仕無子時焚香默禱間里有黃谷山神著靈異嘗徒步往來數十里山徑崎嶇不知億逾年其姑果舉子節婦喪夫之四年里有婦忽來告其母曰今朱氏將以汝女議昏他適有日矣母聞之乎曰不聞節婦族兄某乃使其小弟往朱氏迎節婦歸甯以覘信否而朱氏實無其事節婦歸母告之故節婦力言其僞次日仍歸朱氏小叔姑聞其事爲白於翁父翁父慰之曰汝素明大義慎勿以爲信如有此我何面目對人邪逾年里有無賴婦復造蜚語節婦憂懼不能無惑距宅東數武有柳樹塘屢欲投於此小叔叔姚氏知其事防之甚密朱氏有老媪某氏節婦祖姑行也守節數十年矣亦時訓節婦曰此事甚難我艱辛備嘗屢遭蜚語而至今日不死者以志先定且能忍耐也萬一有此彼時就義庸爲

晚乎節婦然其言由是不復覓死所節婦喪夫之三年翁之母
死家漸落又十二年翁父死寢疾四十餘日牀褥污穢不可近
前滌藥餌節婦皆身任之又六年姑得痢疾月餘卒節婦侍湯
藥亦如翁父時雖逾月如一日翁父卒前三歲粵賊竄至至姑
死時凡九年里中兵火繼以凶年其艱辛有人所難歷者節婦
事其舅處之裕如也節婦歸超筆時年甫二十超筆卽卒於是
年十二月九日年甫十六是爲道光二十年庚子也今其舅少
子生一子出與節婦爲嗣節婦於今年四十五蓋已守二十五
年矣

贊曰余與節婦之弟某交又以同里節婦之賢淑知之最悉世
以節烈並稱昔人言守節之苦較之於烈尤難又云或不幸而
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又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則可
死不然則守志以終其正也今觀節婦歸朱氏未一月而夫死
以時勢論之可以死矣卒能隱忍至今上事翁姑之父母盡禮
以成夫之志又得夫弟之子爲嗣使夫有後其鬼終不就餒其
爲朱氏門戶之光者大矣節婦年未五十今且衰疾其弟云恐
不能長閱人世余是以備著之且以爲世之失所天者鑑焉

廬江胡氏三節婦傳

廬江胡氏三節婦者故江西

道胡公

硯農之側室陸

氏及其子大臨婦盧氏孫賢婦劉氏也陸氏年十

歸胡公道

光三年胡公病歿陸氏年甫二十四生子大臨僅三歲胡公諸

子分居陸氏僅得租田百石而胡公病時所服淺芩藥餌債負

千金諸子習於華侈家業日替而陸氏獨矢志茹苦撫孤隨時

變易租田以償夙負後來持家勤苦積累有加增置租田七百

餘石凡胡公宗族及里中貧乏者隨時賑濟一復胡公舊章族里皆稱誦之歿年六十 大臨妻盧氏無爲州世族盧 之女也年十 歸大臨道光二十一年大臨年二十一病歿盧氏時年二十五長子賢年五歲次子球於大臨歿後數月乃生盧氏上事孀姑陸氏下撫兩孤漸至成立次第爲之娶婦行誼一遵於姑不敢稍有逾越咸豐元年營葬姑陸氏及夫兩喪盡禮又二三年遭粵賊之亂數年間遷徙靡常禍變不測族里貧乏者恆依之以活家道益落盧氏拊擋一切筋力交瘁旋以病歿年 又 年辛酉長子賢病歿妻劉氏邑諸生劉沅之女也時年二十六有子懋鏞甫八歲時里中兵荒之餘家無僮石乃攜子乞食鄰境益以苦節自礪數年間辛勤備至稍復先世之業於同治五年亦營葬姑盧氏及夫兩喪盡禮今年四十守節已十四年矣

論曰胡氏爲廬江世族硯農先生觀察江右政績故有可紀而族里尤被其澤嘗購古書數萬卷藏于家自爲楹帖有插三萬軸于架上以裕後昆之語數十年來書已散佚獨有三節婦蟬聯輝赫礪冰雪之操以爲宗族閭里之榮謂非觀察詩書之澤所致邪今觀察之孫球以祖妣以來三世節略相示因爲敘次其大者列之家乘及郡縣志以傳焉

節孝黃孺人傳

孺人姓路氏名 字 懷甯人父 母 氏孺人少習

詩書通文史年十八適同里黃慎修事翁姑極盡禮里中以賢婦稱之逾年舅歿夫哀毀成疾一切惟孺人是賴有不給以匱資助之不使夫知而姑之甘旨無缺年二十九夫以疾歿時家

道已落一子佩蘭甫四歲孺人一痛幾絕家人守之三日乃飲
水泣曰姑老子幼吾必不死自是惟養姑課子藉鍼黹爲生計
數年乃命子就外傳嘗值凶荒市薯餉子俟至塾乃拾遺皮食
之而供姑甘旨如故同里有金翁直堂察其賢淑以女字其子
年十七來歸有婦道數年姑有疾孺人共臥起越三年病劇孺
人目不交睫者數月彌留時願孺人曰我久病非爾無以至今
日願爾媳之孝爾亦如爾之孝吾又二年子佩蘭年二十三生
子名銚數月佩蘭以暴疾歿婦年二十二姑婦號痛瀕于死者
屢矣旣而孺人奮然曰吾不亡于夫亡之日今詎死於子死之
時乎子尙有子是吾責也因力勸婦收涕撫孤而孺人含酸茹
歎數十年筋力亦交瘁矣又數年金翁舉家遷桐城會宮里憐
孺人姑婦無依請同居金氏內外數十人皆敬事之孺人時課

卷十二

二

孫讀書爲詩文以自遣金翁有次子名達字鐵杉年少好學有
大志於時人多否少可獨尊孺人爲師有疑義必就質咸豐庚
申鐵杉應順天鄉試爲孺人請旌節孝又數年鐵杉以軍功
得官湖北鄖陽府知府凡吏治利病必致書以告孺人前後兩
復書皆數千言以訓之委曲詳盡陳義甚高鐵杉每得一書輒
張之坐右朝夕玩誦以自警又數年孫銚應試得爲博士弟子
員又數年銚次第舉兩子孺人喜曰吾願已足矣可以死矣未
幾寢疾數月一日起索紙筆自書數事訓其孫銚以竟生平未
竟之志以身服殮不延僧道祭只菜果又曰厝屋朽棺人人見
惡宜以速埋不必擇地但植松三四株多則濃黑無趣也歿之
日異香滿室逾時乃散年八十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也

論曰咸豐八九年間金封翁舉家避亂桐城東鄙余時訪封翁於寓嘗一瞻孺人懿範今讀孺人之書及其孫銚所爲行述不覺爽然自失恨曩者知孺人猶淺未嘗時親絳帳考德稽疑也千里尋師而竟失諸眚睫不其陋哉孺人之言行可風者甚多他日當上之史氏今書其大略俾鄉里得矜式焉

金孝女傳

孝女姓金氏名爾英嘉興金■之女也生七年遭母■氏之喪哀毀如成人嘗奉母遺訓事父撫弟治家儉勤兢兢不敢忽偶有道及者輒泣然久之父以有子女義不再娶英稍長治家事無巨細悉有條理漸徹書史喜誦女誠孝弟圖說等書日夕餘功卽課弟爾珍讀無閒寒暑見古今忠孝節烈之事亦時時樂爲人道之而事父尤盡其力起居飲食寒煖之節無不先意

承志當父疾扶持搔摩衣帶恆累月不解父嘗有目疾久不能視英時飾之以舌復廣施天燈以祈之性聰穎凡刺繡之屬他人久習不盡其妙者英一覽輒了之常手製衣履博父歡而性甘淡泊尙樸素衣裙恆百結猶不忍易也平居默默足未嘗輕出戶咸豐庚申夏四月賊陷嘉興城父與弟適受困英時居鄉聞之朝夕憂泣焚香默禱願以身代越月餘父弟均脫歸悲喜交集乃僑居上海親故以英年已長當受聘英慨然曰患難餘生願父一日存則侍奉一日足矣父及親故察其志乃寢念母氏早喪未遂廬墓之願居恆鬱鬱不樂忽頸有疽疾閱六七年不瘡卒以劇殞時光緒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

論曰昔震川歸氏嘗自恨足迹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余客海上四五年每留意外間奇節偉行幾與足迹不出

里閭等不知世間未嘗無奇節偉行而一人之見聞有固故也
一日友人劉省庵姚遂夫以孝女之弟爾珍所爲事略來示載
孝女之嘉言懿行甚夥因彙括一二以槩其餘且曰孝女平生
論事能持大義識大體遇善舉必稟其父力行之雖稱貸無吝
色在室四十年操作有恆病中獨以未能善事父終爲憾於戲
豈非其至性特稟於天有非常人所能疆躋者乎

女士王德卿傳

王貞儀字德卿先爲安徽泗州人其祖者輔字惺齋遷居金陵
父錫琛母洪氏孕十三月而生德卿幼讀書聰穎絕倫惺齋官
宣化府知府以事遣戍歿於吉林德卿時年十一侍祖母董氏
及從父奔喪塞外其祖藏書七十五櫃乃護持而涉獵焉又嘗
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每角射跨馬橫戟往來

若飛年十六回江南又隨父由京師至關西復自楚之粵東年
二十五乃適宣城詹氏子名枚字文木年三十而歿德卿淹貫
羣籍復嫻武藝精梅氏天文算法下及醫卜王遁靡不通貫嘗
夜坐觀天象言晴雨豐歉皆奇驗時有吳江蒯夫人亦僑居金
陵德卿一見如舊相識嘗以文字往還蒯夫人名與齡字九英
爲嘉興錢文端公之孫女安慶府江防同知錢公之幼女

適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幼承家學工詩善
畫信厚明達故與德卿尤爲相得德卿所著有星象圖釋二卷
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說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疴嚙語
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術算簡存五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德
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繡紉餘箋十卷將歿謂其夫文木
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今先死不爲不幸吾生平手藁其

爲我盡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於身後者也夫如其言蒯夫人總爲一縑囊珍襲之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嘉興錢衍石給諫訪其姑蒯夫人於黎里得見德卿諸藁本其詩文皆質實說事理不爲藻采諸藁不獲徧錄僅得術算簡存五卷序而識之謂爲班惠姬後一人云又上元朱公緒曾嘗見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詞一卷云雜文如勾股三角論日食論歲差日至辨疑盈縮高卑辨經星辨黃赤二道辨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論歲輪定於地心論五星隨天左旋論籌算易知自序厯算簡存自序皆足以見天文算學之大略其讀詩私箋序韻學正譌序論史偶序葬經闢異序醫方驗鈔序原原本本見聞該洽詩五古如吉林途中頗近選體七古如餉蠶詞擣練圖枯樹歎皆有篇法近體佳句亦多可采德卿歿後數年其夫文木亦亡無子門祚薄無可爲德卿蓋已先見之矣

論曰余舊聞王德卿名苦不得讀其書及閱同治上江兩縣志續修江甯府志稍稍知其著述大略近讀錢氏記事藁術算簡存序朱公讀書志德風亭初集序敘述頗爲詳盡余雖未能讀其書而二公皆爲知言君子立言固可徵信也錢氏所述頗采詹文本所爲傳又謂九歲通十三經長覽二十三史七月卒業其言過夸不足信然觀其爲書自有實學不可沒也余謂書史所載女子聰慧代不乏人然未有如德卿之能兼資文武六藝旁通者也觀其年僅三十所著述如是之多博而能精是其天資英敏過人本不可以常理論之是以就錢朱二公所述合爲采錄其要昭晰之計他日覓其諸藁錄上史氏又德卿原籍本泗州其夫家又爲宣城詹氏是兩地地志亦宜兼載而宣城尤

不可缺略也

黃母沈孺人傳代

孺人姓沈氏華亭福安里人儒生沈東繁之仲女也幼讀書明大義長而端重婉嫵凡盥饋織紝無不嫻習年二十六適青浦黃祖憲祖憲父鶴樓君母計太孺人均在堂父子以授徒爲生時有不贍孺人佐以機杼上奉舅姑下操井臼鄉里咸稱曰黃氏有婦矣祖憲登道光乙酉拔萃科旋丁鶴樓君艱孺人質襄大事規矩秩然家境益困孺人勤操作摒擋有法祖憲服闋將補應朝考忽遭疾遂不起孺人擗踊誓以身殉時年三十六有子家麟生九歲矣計太孺人諭以撫孤大義孺人亦旋悟以有姑在堂遂不忍自是含涕一以養姑教子爲務姑性嚴毅稍拂意輒呵責孺人事奉維謹姑有疾侍藥恆衣不解帶日命家

麟就外傅夜歸課讀并自紡績一燈熒熒漏永不輟旦起作苦如恆隆冬盛夏備歷艱辛值歲歉藜藿不充戚里有憐而周恤者非其人輒婉言謝之然境艱窶值春秋祭掃備牲醴必豐潔後數年計太孺人以天年終孺人曲盡哀禮心力交竭家麟年十八爲里中童子師孺人訓以視生徒當如子弟隨時體察因資爲課夏楚毋至首一以相夫教讀時法授子焉家麟年二十爲博士弟子旋領咸豐紀元恩科鄉薦孺人雖色喜益以敦品績學立身行道爲助非端人正士不得造其廬嘗有緩急以敝衣裙入質庫及出誤予以新孺人諦之曰此非吾物忍累質中人改償邪卒易敝者歸其生平取與準情酌理類如此年逾七十猶操作不倦朔望祭祀拜跪有常日瀏覽書史閒與家人輩瑣述曩者所遭之境相慰勉其卒也爲光緒丁丑秋八月十

六日春秋八十有二
贊曰余主講海上每聞諸生述孺人之賢孺人之子家麟及孫恩煦又奉孺人命來從遊孺人之歿家麟狀其嘉言懿行乞爲之傳余惟孺人秉貞潔之操挽黃氏一線之緒核其清修苦節其有造於黃氏甚大又聞曩者鄉之耆老多孺人高誼欲以節孝事實上之大府以請欽旌孺人以所處之境分所應爾又年已逾例卒命家麟力辭謝而家麟念念不忘孺人艱苦及恩煦謹身節欲類與明之許敬庵勛劉念臺之言相協他日成就顯揚孺人正未有艾均不藉余言爲輕重而余特采其大略著於篇以慰家麟之思且以矜式鄉里焉

丁安人傳

安人姓丁氏諱瑤真字叔媛世居江蘇無錫南市橋之上塘係

葉十三

夫

出元萬戶府諱進五之後裔祖諱升邑庠生本生祖諱瀚陝西甯羌州知州父諱棠福建候補知縣署龍溪縣知縣母畢太夫人生二子四女安人其次也幼讀書明大義嫻內則得父母歡道光甲午安人年十七適同里光祿寺署正周建標周氏亦無錫大族建標之祖諱官福建漳州府知府父諱有學行知名於時安人適周氏翁姑均在堂姑爲龔太安人安人奉翁姑以孝御僕婦以慈婦姑尤相得龔太安人遭喉痧疾安人日夕侍養不離側臨終執安人手不能言載二指示意若曰以此累汝蓋一少子未婚一女未字也安人以冢婦持家事死事生一出於誠舅繼娶王太安人安人且夕問視不以先後稍失婦道建標弟妹之婚嫁安人佐舅姑豐約盡禮王太安人生一子安人愛同胞弟道光乙酉大水年饑舅姑爲建標兄弟析爨薄

田若干畝連年旱蝗東修所入恆不足自給安人耐苦習勤節縮有法建標恆得暇逸咸豐閒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北庚申四月朔賊竄無錫境安人有從娣鄧攜老幼來依以其不載神主偕遷也切讓之仍優待如禮初十日賊陷無錫縣城四出焚掠火光燭天村人惶懔議徙建標與安人議卒不得一安全之法安人曰吾意決矣必不如彼忍辱偷生也乃呼僕婦尤媪進曰負若工值任若取之去留自便可也媪曰安樂其而憂患離吾不忍爲也後數日建標同安人尤媪各自逃避乍合乍離每相遇安人必顧建標曰各自爲生毋牽連也一日安人遇賊於荒冢罵賊甚厲將引刀自刎尤媪止之賊怒協行至邵家池見從娣鄧已死池中安人曰得所矣遇某姑曰而女擄矣何不殺之且而兒女多何不留子去女以一死繼之賊怒甚舉刃背擊

安人肩安人奮迅投池中尤媪援之如是者三賊遙睨之尤媪防益謹安人曰汝勿害我我何人豈爲賊污者但我死主人恐不獨生非汝誰救汝服事主人亦須如我我在九原自當默佑也言訖卽躍入深淵尤媪又下接力竭不勝安人遂沒時咸豐十年庚申四月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先是建標過祖祠見安人披髮履水坐淚促速行建標曰俟我回家一視卽來同汝歸慎勿輕生也安人曰諾比至家闐然返而安人已沒矣建標痛極亦投池尤媪力持之仍就水負安人屍出次日午乃得棺草草成殮卽日權厝於先塋昭次尤媪之夫曰查阿敖無錫南門鄉北碼頭人年三十二夫死族人逼嫁不從傭工守節始終在周氏臨難不去事死事生卒得其力例得附書

余友新陽趙靜涵孝廉元益以周君建標所作其妻丁安人節烈行略見示乞代爲家傳余已采其要者書之今仍就行略中所載補錄數端安人之行誼乃備安人之父龍溪公居廬邁疾左右無人巫醫祈禱經歲不懈旣卒哀毀踰制畢太夫人歿于楚中間訃號慟幾殞喪還哭如之鬱火結成痔瘍爲終生患安人揚誓願頤博昏秀目鬢髮長可委地精女紅雖尋常衣履裁製新奇不同俗豔繡字尤妙轉折次第筆法毫忽無差而姿媚較勝墨書自奉甚約修祀維虔脫肉作魚造次必以正縱盛寒暑不假人手他人效之亦未有如安人之甘旨者暇率僕婦藝蔬紫茄白莧瓜果圍牆盆盎栽花四時不絕所居之室警欬無聞匳鏡縹緗燦然羅列夜輒篝鐙誦唐宋人詩遂亦能詩兼能繪事不肯多作亦不存又喜閱明季殉難事逢人道說聽者

厭聞蓋天性如是意有所託可見罵賊投池非偶然也安人有兄名紹儀知府銜會署福建上洋通判父疾嘗割肱和藥以進季妹麗貞在室時母有疾亦割肱和藥以進安人之兄妹一門純孝尤爲世所罕見也安人殉節後二日周君之六孀母程孀人給賊脫其夫於難卽投池死之又有孕婦王聞夫趙擄走入廬渚死賊剝剔腸胃藁葬後山蓋咸豐閒凡遭賊氛婦女不肯受辱望風而死者不知凡幾茲就周君所述並附存之周君自安人亡後室中早晚常聞異香寅夜有光圓轉類火聚散不一是年夏窗外榴花開尤繁豔具有啼慘之狀入秋梨實落而復敷榮白花紅葉帶雨悽然咸以安人靈爽所憑云

孫氏二節婦傳

節婦姓金氏桐城東鄉雙溪鎮金宗健之女少適圩缺口孫東

來當是時東來之父竹亭及繼母左氏均年四十餘逾二年東來繼母左氏歿其父復娶同里嚴氏節婦上事舅姑均能盡禮執婦道同治三年節婦生一子名加珠逾年殤又逾年其夫東來亦病亡孫氏長老爲節婦過繼外房孫愛竹之子名加訓者爲節婦嗣子節婦旋爲聘同里朱福康之女爲媳洎加訓入小學之年節婦卽爲擇師教讀加訓故早年多病節婦竭心力撫育至二十一歲病亡時朱氏年十九尙未完婚後來人有爲之議婚他氏者朱氏立志堅定毅然奉孀姑守貞偕老今光緒庚子孫氏長老爲擇節婦夫兄揚來之子嘉麟子名立賢年十一爲節婦嗣子加訓爲嗣節婦於咸豐十年年十九適孫氏年二十四而夫亡今年五十有九蓋已守節三十五年朱氏年五歲適孫氏爲養媳年十九未成婚而夫亡今年三十有三蓋已守

貞十五年矣節婦自夫亡後備嘗艱苦其境有爲人所難堪者而卒能守分安命立志無他先是其舅初娶劉氏繼娶左氏三娶嚴氏節婦已於光緒八年時值水荒竭力經營買山安葬舅姑四喪近又擇地葬亡夫及其嗣子仍與朱氏含酸茹歎益礪冰雪之操迄未獲安常處順今幸有嗣孫以天道觀之善人當必有後孫氏姑婦晚年庶幾可享安平之福矣

贊曰晚近之世天地之正氣多不鍾於丈夫而鍾於窮鄉婦人女子故一鄉之中婦人之不幸失所天而卒以節孝著者恆有所睹而女子之未婚守貞者亦每有所聞余早年頗習文學爲鄉里及外間作節孝貞潔傳狀者多矣然亦未有貞潔萃於姑婦並在孫氏一門者於戲其可憫也夫其可敬也夫

節婦姓俞氏桐城東鄉人 敕授文林郎俞民昇之女年二十一適同里丁有才之子必壽爲妻曲盡婦道鄉里賢之將近七年夫以病歿時節婦年甫二十七以守節自誓夫家故貧三年後以亡夫及其家三喪未葬乃請於母家故山餘地安葬之年四十丁氏長老以節婦含酸茹苦礪冰雪之操始終不改乃爲立本房之子懷榮爲之嗣節婦又以俞氏四弟某之女爲之媳今節婦年四十有八蓋守節已二十一年例得請旌於 朝矣里人蕭穆乃爲之贊曰

粵有賢媛挺生閭閻閨房之秀四德能兼年甫及笄箴明女史出嫁於丁朱陳媿美天道難測案不齊鴻霜凋夏綠雹碎春紅倒用正衾旣奉誓從地下茹苦含辛鄉里感化千丈之松常有風霜撫孤養媳奕葉其昌

記黟縣老節婦鄭氏事略

己亥夏四月初旬余由家出門將赴上海廣方言館道過和悅洲利和錢莊留住三日與莊友汪永年話舊永年因述去年冬十二月十九日在里中往見少東李子嘉回便道省先人之墓所行路逕皆爲阡陌見一老婦抱首踣地似爲患急症狀因詰前問視將近咫尺其老婦突然樹立大聲曰適擔糞來澆灌坦麥黟人以旱田名之曰坦不意患頭暈是以爾爾余見此老婦年七十左右衣裳破裂寒賤可憫因問現年七十有幾答云今年九十三歲衣祿未滿閨王不收以至此耳言詞之間尙見精悍之氣余惻然憐憫卽探囊取錢盈手贈之老婦堅辭不受且大聲曰我生平嗜煙亦不曾喫人一口豈肯受爾先生此多文錢乎老婦無狀夫十七歲卽死掩埋官山前年曾積下荳麥售之得價託

表叔某君買得一地將來爲葬翁姑及身之計甘自茹苦食力不願耗費他人一文上年九都朱先生欲爲老婦報名請旌需錢三千幾百文老婦自念無親無子要此何用乃以無錢拒之問答片刻欽敬無已卽到先君墓回路追思前事行至西崗村見男女老幼曝日聚談余趨前便問適聞見一老婦擔糞桶歸乎答云已回卽前屋是也轉問何幹余將前事述之大家哄然曰此人姓鄭親族無人又無姻戚子然一身世居於此種田種坦每日只喫米一筒爲粥分作兩餐往往做事無力輒自詈罵傍人問渠何故自詈答云無力做事不自詈詈誰乎我輩所見一生茹苦守節自食其力從未見苟取於人一奇婦也余嗟嘆而歸旋詢之鄉中老者乃知爲十都桂林村王十朋之女幼字九都鄭朝雪十七歲卽寡今實九十三云永年所述如是因據此記之跡其生平苦節而又剛介實異於尋常守志者

葉念庚聘妻方氏貞節紀略

昔歸震川先生自恨足迹不出里閭不得天下之奇節偉行而書之今觀其集中所作陶節婦韋節婦王烈婦等傳寥寥數篇當時節烈情事摹寫曲折詳盡至今如目覩其事惜天下之婦女貞節可風不遇震川其人湮沒而不見知於世者多矣吾鄉沒不傳者亦復不少近有同鄉章敬文之第三女許字同里張氏未婚而張氏子死章女聞之毅然請於父母歸張氏奉姑守志今已三十四年敬文已爲其女請旌於朝鄉里莫不盛稱之今年秋八月余以事至金陵適同邑葉松坡亦館於族人葉篤臣大令差次相晤卽爲余道其再從子念庚之聘妻方氏

守貞之事甚悉余因紀大略以識之方氏者名威吉字淑貞邑庠生方昌熾之女孫儒士方夢徵第三女也母氏許有禮法爲鄉里所稱先夢徵與松坡從堂兄葉蔭椿同就館於縣城往還相友善蔭椿攜長子念庚附課夢徵愛其聰穎爰以第三女威吉許字之逾數年夢徵以一子夭又屢困場屋鬱鬱成疾以歿蔭椿曾率念庚往弔知其家貧甚而力不能調乃攜念庚就館於皖南數年與方氏不通音問未幾念庚以勤學得咯血疾以今年正月某日死年已二十有三方氏年亦相若蔭椿以子未完姻不卽訃聞乃方氏一夕夢一少年立其前形色慘憺曰余卽若壻也若毋負我方氏驚寤竊怪之逾旬乃悉念庚亡狀卽沐浴更衣拜哭父墓歸復拜於寢扃戶蒙被而臥四日不出其母許氏先往其父母家久住室內無人其鄰眾見方女多日不

出大駭咸破扉而入見女困頓牀褥掖之不起進飲不納鄰婦等勸之至再女哭愈哀且曰我無父無兄弟苦累寡母有年矣徒生益增母累耳言已以首觸牀血流殷枕鄰眾力救更番坐守母氏聞信歸女不食已七日矣奄奄一息相抱痛哭其堂兄嚴明喻以大義良久始強納勺飲急遣伴以狀告葉氏時蔭椿已就遠館妻汪氏以家窘一時無所措問計於松坡松坡稍有疑慮乃向來伴詳問此女素行若何伴云此女內慧外樸端重寡言能稟母教持躬倍極勤苦嘗虔禱神以療母疾質薄產葬父種種美行不具述松坡乃知此女生有自來必能終副所志遽資汪氏往女家撫之體已半僵舌嚙結不能出聲灌以西洋參湯乃強張目對姑泣曰姑獨不以兒爲婦邪使兒早知先往親侍湯藥歿視舍殮兒死亦無恨姑引咎哀慰再三調養數日

漸能扶起其母與堂兄嚴明送偕姑歸既拜葉氏祖堂卽撫夫
主呼天一慟幾絕速進以湯不肯飲其姑與母銜淚吞聲慘傷
無計松坡乃引禮經繩之多方寬譬女乃稍有所悟強飲米汁
少許松坡卽爲女安身心計命其妻梁氏善撫之如己女其母
與姑均銜感命女拜松坡妻爲母松坡女爲妹一切生計皆盡
力爲之籌畫將擇五服內外有子弟稱心者爲之嗣焉余旣嘉
方氏之貞節與章氏之女同時媲美爲吾邑增輝又欽松坡能
善成女志爲今士大夫所難能而可貴也爰書其略以俟世有
能文如震川其人者詳書之以師世範俗焉己亥九月朔書於
秦淮寓舍

敬孚類彙卷十三

葉十三

三

敬孚類藁卷十四

記事

桐城蕭穆敬孚

記宋紹興十八年戊辰科榜首王佐事

朱文公登紹興十八年戊辰科五甲第九十人進士其一甲榜首爲王佐宋時題名錄至今無一存者惟紹興戊辰科有朱文公故此題名錄明人重刻之至今流傳於世偶閱會稽章實齋先生嘉慶戊午己未劄記有云紹興府城中正橋北有碑大書宋徽國朱文公榜狀元王佐故里按宋制進士一甲及第二三甲賜進士出身四五甲賜同進士出身凡進士之登第者記其科年必以狀元姓名標識故敘朱子履歷當云登王佐榜五甲進士今狀元乃反借五甲同出身之進士爲榮然則天爵之比於人爵亦可見矣然章先生博極羣書考求先達故事亦不

葉十四

知王佐之爲何如人也頃遊湘中偶閱湖南通志名宦傳所載王佐山陰人紹興末知永州民有冤者盡言其情無實者咸畏其法暇卽延見諸生諮詢長老張浚王十朋薦之加直寶文閣孝宗時爲湖南安撫使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佐討之時太尉馮湛謫居在焉佐權宜用之謀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持短兵前湛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聚已無及矣於是成禽餘黨亦多就捕佐以湛功聞於朝復元官佐增秩據此則王佐實有經世之略文武兼資者也然湖南名宦志祇載其人在湖南政績以後則不兼具想王佐後來升遷亦必尙有緯績可紀容當留心檢閱宋史及他載

記詳考之

記明徐中山王遺事示諸生

諸生讀明史太祖功臣諸傳多有不得其死怪太祖刻薄寡恩又極稱徐中山爲能保全晚節其智術有足多者余因述舊見明人記載中山晚年寢疾太祖遣醫示意以鵝肉進與證相反中山知之歎恨而欲旋卽薨逝答之蓋史臣以事屬暗昧不欲明載與太祖取陳友諒之妻闔氏一例曲爲之諱耳諸生曰若如此則明太祖終爲刻薄寡恩何以遠過庸主哉余曰此不盡然諸臣晚節不終其過亦不全在太祖亦多有自取之道若就各人事迹細考而言之則非一時可了姑就中山一人論之太祖初至金陵營吳王宮居之卽位另起宮殿卽以吳王宮賜中山旋又悔之今王府園之地是也意中山功成名立之後晚節多有奢侈僭擬之事爲太祖所深忌特又不欲明申其罪故一

卷十四

二

且乘其疾而藉醫以致其死命形迹不露亦兩全之道也諸生又問中山晚年奢侈之事不能詳明先生何以意度之余因引王弇洲金陵名園記言金陵名園凡十有六而徐中山之園卽占十有一處某園爲雄爽某園爲清遠各具其勝又記某園在某地某園在某地一一羅列如數家珍度其中亭臺樓閣花木怪石珍禽奇獸之外必尙有非其園中所應有者而僭有之由此類推合當日賜吳王府而旋悔之之事可以略知其故矣世咸云明太祖薄待諸功臣余獨以爲實不盡然蓋諸臣亦各有自取之道也又憶去年秋在金陵秦淮水榭與魏太史家驊相晤茶話偶及明太祖事伊云三年前在鳳陽府分修志書有舊家藏明太祖軼事一冊絕非外間所知中有記徐中山王有疾太祖遣醫診治授意用藥與其證相反中山飲藥而歿太祖聞

之乃跣足奔弔慟哭逾恆旋即將此醫弃市云云余彼時頗以爲疑此等掩耳盜鍾之事太祖未必肯爲之旣而思之太祖生平所爲實亦有出人意外之事大凡英雄舉動人所不能爲之事固多而人所不屑爲之者亦不免有十之二三也

中山之園十一至明萬厯時已多非其所有王弇洲當日所記尙爲遊目及之今其故址多莫可考惟藩司署以東至東牌樓一帶爲遺址之一藩署西首尙有花石數件其東三四百步茶館有花石高數丈矗立是其故物至今未移徙也又南門西首今爲胡家花園尙是中山西園遺址明萬厯閒已爲吾縣先達吳大司馬用先所得傳至子孫康熙閒尙能守之戴南山西園記所云園今屬吾縣吳氏自其先世司馬公居之是也自康熙以後不知所屬幾家至今屬諸胡氏余嘗爲友人所邀數會飲於此度今日園中位置風景非復中山及吳大司馬時之位置風景矣

記鄭鄭獄

崇禎閒常州鄭峯陽太史鄭有被誣杖母之事首發之於其從舅大學士吳宗達及其同鄉許舍人曦而獄成之於溫體仁雖黃公道周劉公宗周先後上疏辨誣論救迄不可得時懷宗正信用溫體仁體仁故嘗有不嫌於峯陽必欲置之死地者及溫以彈劾者眾放歸田里而懷宗猶聽溫一面之辭怒不能已仍磔峯陽於市此事已經黃公宗義所爲鄭峯陽墓誌銘詳載之後來沈公德潛汪公師韓陸公繼輅梁公章鉅各爲記載詳略不同其爲峯陽辨誣則一也然余以吳宗達許曦溫體仁等不摭峯陽他事以誣之而惟以無情無理杖母之事爲誣蓋士

大夫雖至有不孝亦斷不至於喪心病狂而有杖母之事也二十年前於新陽趙君元益寓齋見有舊鈔本歸安嚴氏元照所著蕙樓雜記多載前人軼事中有述及盧抱經先生言鄭峯陽獄事乃恍然大悟峯陽杖母雖無實情而事出有因則又諸名公所不及知也蓋峯陽母夫人嘗夢神言當受官刑告峯陽恐踐妖夢峯陽解釋再四母疑未釋峯陽憂之乃曰兒亦嘗食祿於朝矣設坐訊母伏受杖母大喜從之遂命婢撲三下適爲表兄某所值遂爲所擣峯陽平生事母至孝事發母夫人具牒述其始末屢奉部駁始終爲溫體仁害之也抱經先生嘗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曾親至鄭氏見當時案件如是後爲嚴君述之又峯陽之事外有陳忠裕公年譜所述與諸名公之論相反顧亭林詩集有陸貢士來復昔代許曦草疏攻鄭至詆爲宵人余舊已著一論各辭而闢之此不具述

記鄭成功遺蹟碑銘及傳

戊子冬十一月余在日本東京中國使館見隨員遵義劉子貞大令慶汾案頭有日本人舊鈔肥前國平戶島千里濱鄭氏遺蹟碑記并銘一篇凡千五百餘字彼國嘉永五年壬子冬十有二月中澣高行所撰卽我中國咸豐二年也又有鄭氏遺蹟碑陰記一篇凡二百二十一字未著撰人又有鄭將軍成功傳碑一篇凡五千五百餘字乃彼國碩儒東都朝川鼎字五鼎號善庵撰均記明季鄭芝龍到日本長崎原注慶長壬子卽明萬曆四十年壬子也從平戶河內浦娶土人田川氏女生子成功及其父子後歸中華占臺灣始末中多異聞軼事中華人記鄭氏父子之事未有如此詳盡者也先是田川氏娠成功時一日出遊千里濱拾文具俄

將分婉不暇還家乃就濱內巨石以誕時爲彼國寬永元年七月某日卽吾中國明天啟四年甲子也土人因名其石曰兒誕石後來成功暨其子孫歿後數十年彼國藩王乾齋公感成功三十餘年獨據孤島奉明正朔恢復之志雖未能遂實爲義勇兼全命彼國儒臣朝川鼎作傳將勒石於千里濱以存古蹟以字過多不便上石復命彼國儒臣高行爲之碑銘僅一千五百餘言較朝川氏傳碑各有異同遂據此勒石於肥前國平戶島千里濱兒誕石卽在碑西沙礫間仍建石標之而以朝川鼎所撰碑銘鈔版藏於碑西河內浦羽流善相院庭有鄭氏遺愛竹柏樹土人謂之力柴舊時相傳斯石忌人以足上踏若踏之卽聞空中兒嘯聲而得疾者多不起云云事雖屬於怪誕然忠義之士英靈未泯偶示靈異理或有之余旣向子貞假此把玩之

良久子貞云係前假之於長崎老儒岡田篁所名穆號恆庵者藏本今擬還之時余以歲時將晏急欲回華子貞遂以此本付余過長崎特訪岡田翁可向轉借並作字爲之介紹未幾余過長崎卽訪岡田翁於同區引地町翁一見善氣迎人如舊相識架上圖書森列兩人筆談良久余以子貞書信投之并言將假此書回華手鈔一月卽可寄還翁云此係友人之物亦不急須卽兩月何妨并設饌見餉并所書條幅所畫古松各一及古書二三種見贈時戊子嘉平十一日也余回華後至次年己丑二月間將此書先後鈔畢卽以原本寄還岡田翁此鈔冊藏之於家後來曾借與丹徒陳優貢慶年另錄一本亦久見還今檢閱舊籍忽見此書細閱一過距戊己借鈔之時又十三四年矣暇日當取中國記載鄭氏事迹考其同異焉

記甯化雷貫一副憲遺事

往余讀方望溪先生與雷公貫一手札有云賢文頗得理趣而字句不合於古又云賢文大長乃不離經史之效也蓋副憲受業於方公其文多本其法而不爲苟作者後得經筵堂文鈔讀之皆平近切實大約不出方公所言集首有陰承方所撰行狀於雷公學行亦具崖略公前後兩督浙江學政其後任時值乾隆乙亥秋浙西災公寓書督撫勸其入告弗聽乃自奏卽荷恩賑濟民困以甦丙子陳情得請歸里行狀之言如此今偶閱惠轡雜記有一則記公事可與此相發明特爲節要以補行狀所未及先是公督浙學聞有處士吳穎芳通儒釋居杭州艮山門外李眉生丈云穎芳字西林乃往就見詢謀所及處士槩謝不知公歸數日復往訪之禮愈恭處士不復辭拒縱言不隱自晨至日中未

已是時湖州大饑大吏置勿理處士爲公言之時烏程吳刑部巖任錢塘教諭公問其詳與處士言合公卽發檄按臨湖州目覩民困怒甚參奏大吏以下降罰各有差其原奏爲幕客陳梓所爲公稍爲點竄之未幾陳君作勸農詩示公公遂告養歸其詩頗傳誦人口僅暮雨欲來須早計春風雖好不多吹一聯耳公旣得請吳教諭慮禍及問計於公公令赴禮部試後成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

記開化戴簡恪公軼事

余往者聞金谿戴尙書敦元居官之清儉及記誦之淵博未深悉其所以後讀海昌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中有記公事云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爲刑部尙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余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

第幾葉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
一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淵海人
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
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爲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人之
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
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云云後與歸安友人凌子與霞談
及此段子與曰公幼讀書卽十行俱下乾隆閒南昌彭文勤公
元瑞督學兩浙公時年十一補博士弟子員彭公見公年尚幼
其文雖老宿不能過疑非公作發放時因以書義數事問公公
應答如流彭公勉之上進不復深問公卽以古書數事轉問彭
公彭公幾於辭窮勉強答以大略後來學益精進成進士入翰
林官刑部侍郎時以事請假小住杭州未幾有補授刑部尙書

蒙十四

七

之 命公攜一僕入京道過揚州其僕有疾不能從時錢塘陳
大令文述爲江都縣令因向陳君借一僕同行甫至黃河公慮
陳僕不能久留遂命陳僕回揚州獨身渡黃河入京師道途旅
舍均不知其爲新任之尙書也頃讀國史列傳憶及陳君所
記及凌君所述遂追記之

記方恪敏公軼事二則

朝士不詳對開南昌遠文體公

鄉先達方恪敏公少遭家難出入關塞流離困阨至中晚之年
遭時得位歷任封疆勳名懋著大者載於國史家乘名人碑
傳文人學士類能知之其生平遺事極多余少時往往聞諸師
友隨得隨忘今追憶瑣事一二聊爲錄之公少年落魄揚州主
於某鹽商家豪客極多終日坐爲之滿鹽商母素有知人鑑一
日謂曰子終日招攬游客拯助多人中亦有足稱腳色者乎吾

將闕之一日賓客滿坐其母聞之晚謂其子曰子所招之客皆庸庸不足道惟末坐一人他日功名富貴未可限量子當厚資之乃不負多年延攬眾賓之豪舉耳所謂末坐即指公也時極繼縷眾客皆不經意卽此商亦不以上客待之一公少時嘗客浙中所親某官廨中亦僅以食客待之一日有相士至決人貴賤休咎侃侃直言無所迴避所有署中賓客幕友無一足中相者公時在署中不爲眾人所禮有以公爲戲屬其一相者公不爲動相士無意中遠見之卽大驚異迎面而揖之曰子大貴人也其窮不久矣因屬其早入京師當必有遇蓋相士知公不足爲異所異者婦人女子亦有具人倫風鑑耳然此爲人之知公也而公之知人則尤有奇者公官直隸總督時凡有大公事當堂應辦者必先招首縣某君來命其立坐後事畢乃命之

回署不交一言一日與保定府知府某君燕見話及瑣事某君亦有心人也乘閒請曰宮保每有公事嘗招某令至不與一言何也公曰子未知邪我這一席某令他時有分我不過令其熟悉公事耳然此席吾兄他時亦有分又當在某令之後但吾兄閱歷較深他日當可優爲之吾兄再加勉之可也其後公薨於位十數年左右某令與某守先後均官此位一如公言一公官直督時有臬司裴公宗錫與公意見時有不合凡遇公事嘗持異議不甚相得彼此亦嘗相遷就而公事亦卒不爲之償及公寢疾自知不起公晚年得勤襄公時方十歲乃請裴公至寢室以身後諸事爲託且請以裴公之女爲其子婦時裴公已丁父憂尙未起程乃慨然身任之裴公起復後官至安徽巡撫亦卓有政聲公與裴公之事學士大夫尙有知之者其知某守令先

後爲直隸總督知之者鮮暇當考畿輔通志保定府志尙可均得其人大凡名公貴人多有知人鑑不足爲異所異者公何以知二人之先後均爲封疆大吏又何以知其先後必在直隸也

記海甯陸辛齋處士逸事

海甯查初白先生人海記記錢塘大遮山東明寺相傳建文會避迹於此順治丙戌有二十二人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像則拜而下泣一人在前餘隨後不敢並裏衣朱殷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一銃鎧仗重鐵負荷皆百餘斤後皆投碧浪湖死首尾凡四百餘言其事其人甚怪查公云外舅陸辛齋名嘉淑字水修述寺僧指月之語云云余是以意陸公之爲人必明季遺老多識前言往行者後檢乾隆間海甯州志文苑傳云辛齋父鈺明舉人方正樸茂鄉黨宗之嘉淑生有異稟數歲

能作徑尺大字長益博覽羣書詩文清麗援筆數千言立就以父歿於亂棄諸生不應有司試家計日落殊不屑意晚歲遊京師一時名公鉅卿交相推重或欲薦應宏詞科力辭不就查編修慎行其壻也少從學詩得其指授爲多又藝文志有辛齋遺稿辛齋詩話今亦未見傳本今偶閱雲間蔡澄練江所著雜窗叢話中有記辛齋逸事一端頗爲風韻蔡氏之書不甚傳世今特爲標出以見陸公不第天性高曠以詩文鳴世其人倫風鑑亦不可及也蔡氏之言曰海甯陸射山先生嘉淑前明老宿善詩古有人倫鑑欲爲其女與寡嫂之女擇壻於邑中得查慎行許汝霖二人皆貧而好學謂其嫂曰查富貴未可必成名士許則八座無疑也嫂以女字許查爲射山壻許旣婚射山嫂知其家徒壁立爲之哭失明查竟不能娶而射山適斷絃欲遠行

伴謂其女曰我與汝至母舅家遂同乘小舟至壻門射山先入門謂慎行父曰我兩人兒女長大可成婚矣慎行父亦名士而拘禮法答曰雖貧不能備六禮卽具酒食一席亦非倉猝可致者射山曰皆不須此今是吉日我特送女來遂成婚許娶後數年聯捷至大位竟爲慎行座主云又汝霖娶後其妻歸甯有孕欲產而汝霖適有遠行俗謂出嫁女不利產於母家其母亦以爲嫌射山曰此鄉愚之見豈可出於我家乎遂產得男而陸氏後頗昌盛以上俱本蔡氏原書又有記汝霖事二則不錄今案查編修之祖大緯仕行朝爲武庫主事父嶽繼字柱青後改名遺字逸遠號學圃武庫側足焦原逸遠左右其閒往來四渡渾海武庫捐館逸遠宏濟艱難重立門戶內行純備多所義舉與吾縣錢田閒先生先後入復社田閒嘗贈之以詩許公以康熙乙卯舉於鄉壬戌成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尙書初白先生以康熙甲子夏北遊太學又九年舉癸酉順天鄉試年已四十有四又十年癸未成進士入翰林年已五十有四後俱奉內廷者七年從事書局者三年癸巳夏移疾乞歸年已六十有四仕宦終不如許公之顯卒以詩詞鳴於世終不出陸先生之所鑒云

記吳文節公遺事一則

儀徵吳文節公文鎔道光朝服官中外及咸豐三四年閒總督兩湖禦賊於黃州殉難始末已見國史列傳及諸家記載公之志事已與日月爭光矣今閱歸安亡友陸存齋所作公神道碑銘因記三四十年前吾邑亡友姚伯厚爲余言一事他日有輯國朝名臣言行錄者亦可載之以見公清德之一端焉據云咸豐初公以浙江巡撫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升授雲貴總督一日駐雲南某縣清晨縣令某衣冠捧燕窩一盃奉公公熟視之曰此何物也縣令以燕窩對公駭然曰此物舊嘗聞之知爲貴物汝一縣令焉能辦此且汝雖縣令是朝廷命官此等事自是紀綱之職汝奈何自輕若此因訓誡十數語力卻之鄰縣有聞其事者轉相傳語後來公騶從所至無敢爲越禮之進焉伯厚又述道光閒四川總督寶興公一事雖與吳公奢儉相反亦足爲封疆大吏褊隘殘刻者戒據云寶興公閱邊至頭站某縣辦差凡飲食之精美器具之華麗不具述僅舉地毯一端第一層用棉花上鋪氈條氈條上用大紅緞以金線界爲方磚又此上乃用五色絨緞寶興公入一見駭然曰此等陳設我兄弟萬不敢當力命撤之見第二層亦復紅彩奪目金光燦爛復駭然曰我兄弟更不敢當縣令

以此下更無他物僅紅呢一層勢難再撤寶興公乃欣然履入時下站已早遣人來視一一明列照樣辦備念無有以取勝者復以千金買一美人伺寶興公入室送之侍寢至第三站其缺極苦不但他物不能備辦卽地毯一節亦無力爲之頓出主張乃決意去官一切不辦行所無事寶興公入城亦不迎接遣人問訊以某老爺正在大堂問案再問公館所在縣差人引一空屋灰塵不埽似多年無人看守者寶興公不得已冷坐空室茶水不時進良久縣令乃入參見衣冠破裂曰請大人立參寶興公徐徐應曰我亦不肯參汝自指其鼻曰但汝亦收拾我兄弟太苦耳乃草草一宿而去以下各站皆各視其力之所及者行之自公督四川一切皆照定章黜陟秉公而閱邊之前兩站亦未見升擢以下諸站亦未見譴謫蓋太平之世川廣州縣類多

殷富州縣辦差各極華麗大吏亦習以爲常若竇興公又爲華
冒高門生平享用又與寒儉起家者不同且聞其歷官均有政
績一切以寬大處之卽此一端可以見矣雖與吳公相去懸遠
然總非尋常督撫所易企也

記通州徐清惠公遺事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江南通州徐公宗幹以疾薨於福建
巡撫任所時潮陰左公總制閩浙以徐公遺疏及其生平政績
奏聞天子軫悼賜卹如例入祀福建名宦祠子諡清
惠沅陵吳公大廷嘗官福建鹽法道於徐左兩公爲屬員兩公
亦深器之徐公薨後吳公會據所知事績爲銘幽之文今偶檢
所著小酉腴山館文集因憶同治光緒之間五六年與吳公在
上海時相往還偶及左徐兩公同官之事有云同治某年左公

參劾州縣官三四人徐公旋知之知其一時誤聽人言也卽爲
再摺奏保閱日因公事往見左公談畢徐公乃曰近聞季翁具
摺奏參某某等然季翁參之兄弟保摺已拜發矣此稿請季翁
一閱之左公徐曰幸賴有此兄弟無悔矣自是兩公凡有要公
及舉錯必先相聞所見合然後行之一無成見橫於中穆往聞
湘陰郭公嵩肅官廣東巡撫時恆與某制軍意見不合公事不
免掣肘郭公忿曰督撫同城誤盡天下蒼生蓋當日國家立
制有督撫同城必有所爲而兩廣總督舊本駐節肇慶道光

年因洋務事改駐廣州今只兩廣兩湖閩浙雲貴等省如是
若吏部奏請將此四督改駐各省險要之地與巡撫分任其事
庶乎可也然以左徐兩公之事觀之則督撫同城並無有礙又
足爲天下蒼生造福矣嗚呼而不同和衷共濟近世尙有聞

風而興起者邪
張愛濤先生軼事

先生宦遊十餘年秦人既以政績彙一編刻爲張公名宦錄又於長安潼關等地建祠春秋致祭矣今年冬十一月余由夫梁往楚北道過新野時先生哲嗣佳齡主講白水書院畱數日言先生軼事數端云先生入翰林時成親王以書法名動一時見先生書甚愛之使人屬意欲羅致門下先生不可旣而請爲友又不可後又寄紙索書又不可散館後出宰陝西長安縣時巡撫某公有豪奴甚猖獗人多憚之先生一日上院與同僚集官廳眾曰撫軍豪奴某甚凶橫我輩力不能制君亦淡漠視之耶先生曰我固未知也同僚方歷數其罪忽有肩輿直入堂上眾方驚訝察之卽豪奴也先生怒卽命大笞數十乃執以聞秦撫

葉十四

十三

曰可再笞之先生命拽之下又大笞數十卽請秦撫立逐之秦撫素嘉先生忠直亦不以爲過也遇之如初官潼關同知時先生長子延齡讀書署中時有商人練達公務先生嘉之商人嘗往來署中一日延齡北上鄉試商人懷數百金爲資斧趨起不敢進先生察其故乃大怒曰吾以爾爲老成人今以我爲何如人乃逐之不令再入署先生卒後十餘年次子怡齡以事入秦父老有相識者感念先生德政咸泣然流涕爭以酒食相餽且慰問曰先公在此甚清苦今家何以爲生秦人至今春秋致祭不絕有禱於祠輒應先生廉潔愛民不避權勢卽此可見其他事蹟則別具焉

周端孝先生遺像記

丙申冬十二月十四日訪諸暨孫問清太史於上海寓居其鄉

人俞墨莊攜明遺老吳郡周端孝先生畫像一軸付裱工重爲裝潢余因展軸觀之左方有己亥夏日豫章舒時貞寫十字一行上方有墓志銘一篇末畧秦餘山人俟齋徐枋撰葑溪後學髣髴持徐惇書左方又有高松一株并贊云儒衣儒冠先生是安一木一石先生是適斯之靈光殆古之遺直歟下題壬子小春爲芸齋老表伯布景敬贊呈教正小姪王武二十一字兩三行據墓志序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諡端孝姓周氏爲宋太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江右廬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遷吳郡之虞山後三傳而別居郡城再傳爲贈太常卿涇川公諱冠官龍游令龍游生贈太常卿冲宇公諱可賢冲宇生贈太常卿忠介公諱順昌卽嘉廟朝天下所稱爲周吏部清忠絕世以忤逆璫緹騎逮吳氓爲擊殺緹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爲長

忠介逮時爲天啟丙寅先生年二十二云云以下敘述忠介赴義後先生事母吳太夫人孝養及爲諸弟妹先後婚嫁并烈皇帝卽位爲忠介伏闕訟冤請誅逆黨倪文煥報父讐請三代贈官申父志刺十指血書疏淋漓千言指血不足復以刀刺舌血再書以進及營葬三代爲忠介起特祠諸務畢而天下亂入

國朝以遺民老至丙寅考終年八十二家世及行誼大略如是憶乙酉秋余在江甯府學教授趙季梅丈所見忠介公小像及被逮赴詔獄家書二紙裝成卷子家書訓子立身爲人爲學之道甚悉趙丈曾與諸同人各爲詩及題跋余亦賦五言律詩兩首書於卷末趙丈云將送焦山藏之忠介像面白而長下方稍削鬚眉極秀如書生先生面上豐而下銳色黃而鬚疏忠介之像當摹於中年先生像上方署己亥寫以天啟丙寅年二十三

推之則在 國朝順治十六年先生年五十有五迨壬子王武
布景又在康熙十一年先生六十有八所題芸齋蓋先生晚年
別號因詳識之計十二年閒無意中獲敬觀先生兩代遺容幸
何如也

記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事

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場後諸生有肄業省會各書院者咸以
文呈院長訂其高下時主講嶽麓書院者爲原任通政司羅徽
五先生典有湘陰肄業生員彭瑛文品極高羅公決其必第一
名中式及榜發解元乃傳晉賢而彭瑛固未中式也羅公大駭
將使人搜訪落卷閱之會闈墨出彭瑛見解元之文卽已作也
卽往取原卷不得而傳晉賢固富家子素無文名而中式之文
絕高人皆知其非己出也於是物議紛然監臨監試諸公乃徧

搜落卷則傳晉賢之原卷固在其加訊究悉得其情蓋傳以千
二百金賂承辦科場五經房繕書樊順承句串內簾刻字匠羅
文秀私抽取中紅號之卷交樊託病竊帶出外令傅騰入空白
試卷而以所雕假印蓋之彌封如式密置懷中隨同填榜書吏
混入又賄屬收掌卷箱書吏喻廷選於臨寫榜唱名提對墨卷
時抽填呈堂傳乃因此中式獄旣具樊立斬傅羅絞決餘發黑
龍江爲奴而彭瑛仍賞還舉人先是事未發時有人從中勸傳
爲彭捐一知縣彼此兩得彭意亦可而羅院長不答一定須澈
底查辦樊順承臨刑時大言曰彭某之事何足異哉前有新化
戴某先生歷試八科均中式均爲我所抽換他人卷得之彭某
僅一試何足異哉監斬官慮生旁案立爲斬決以滅口此爲今
廣西布政使游子岱先生舊爲余言因追記之游公又述羅通

政爲諸生家極貧肄業嶽麓書院不甚顧卹妻子妻某氏多方假貸撫養子女羅公每回家見釜中有食輒全啖而去乾隆科鄉試羅公應試榜將發忽回家妻方外出見釜中飯已熟乃悉啖而去妻旋回家將以食子女已亦且充飢見釜中已空知爲夫歸所啖而去者一時苦無生法又以積怨乃就縊其夜榜發羅公高捷第一後來成進士入翰林以及爲官致仕主講遂終身不再娶

記釐金

咸豐軍興以來月餉浩繁各省賴有釐金以濟人知釐金本謀出於浙人錢江成於雷副憲以誠其實雷公奉旨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僅疏請試行於秦州仙女廟兩處其後侍郎勝保又推廣雷公之意疏請於西北各省之完善者仿行之實未通

卷十四

六

行於東南諸省也咸豐六年向忠武公奉旨督師江南時甯都彭雲墀都轉玉雯已致仕歸田忠武素知其有幹濟之才奏請幫辦軍務未幾上寄諭忠武議行止忠武素不諳理財

之方一切均委之於彭君彭君以月餉日多各路協款不足以濟思非仿行釐金不爲功乃與向公會疏請如雷以誠勝保之

議再推廣之各直省全行開辦釐金并聲明以撤兵之日一律停止後來錢江與雷公一日談話議論不合雷公亦以屢聽讒

言與錢江漸疏因大加誚讓錢江亦使酒罵坐雷公旋命帳下健兒張小虎刺殺之乃以錢江跋扈將謀不軌爲詞出奏塞

責彭都轉晚年無子有從子三人皆能讀書人有勸其立繼者彭君謝曰今天下尙未安謐釐金停止遙遙無期自古剝民財

以利國者天且譴之釐金之利祇有此數我爲東南始禍者而

禍且及於天下我從子承祖父餘蔭尙能讀書自愛福壽尙有
可期我若擇繼此子必爲六極之首吾不忍爲之也人謂錢江
之不得其死彭都轉晚年絕嗣皆以爲創設釐金之報此非然
也錢江之矜才使氣卽不遇雷公亦必不免於禍特雷公萬不
應不忍一時之小忿而全忘其大力耳大凡建非常之策只視
其爲公爲私若眞爲公雖有害於天下天亦必曲爲原諒之其
罰總與害公營私流毒天下者有間錢江建策固爲公也然非
雷公亦不能成之錢之死也自取之也非天殛之也雷公雖以
他事褫職流寓清江佛寺亦深以誤殺錢江爲不然至爲之誦
經茹素懺悔自新然享年九十有餘考終於家彭君無子晚年
亦深以括辦釐金爲憾亦享年八十有餘觀其不以從子爲子
深慮流爲六極之首其平日宅心仁厚可知矣諸從子能體乃
從父之存心亦必不使爲若敖之餒又可知矣是彭君無子猶
之有子也若勝保之不終則又有自取之道昭人耳目者焉若
以疏請西北各省開辦釐金而論尙爲伊之盛業以其本意皆
出於公也

敬孚類彙卷十五

雜記

桐城蕭穆敬孚

大禹陵記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然明以前尙不能定禹陵確在何地宋人魏了翁於理宗時奉旨到紹興上皇村祭告諸陵一路均有詩記其風景於禹陵有曰禹陵原在亂山中自注曰大禹葬於亂山之中人迹所不到之地是不以今之禹陵爲禹陵也而云人迹所不到之地不知何所見而云然然後世定以今禹陵所在者一因山下有一窆石爲大禹下葬之物上有漢人篆刻留傳已久又山下有姒姓數十家居之云自夏商以來皆大禹之後看守陵寢

墓十五

自明浙人南大吉來官紹興其人精於地理始定禹陵確爲今會稽山地乃大書大禹陵三字刻陵前 國朝康熙 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到紹興祭大禹陵始封姒姓一人爲九品奉祀生余於光緒壬辰秋九月訪老友周季況太守星詒於紹興因偕鍾厚堂觀察念祖徐顯民文學館孫孝廉兩昆仲至初十日乘畫舫出東郭門南行六七里泊舟會稽山下厚堂備竹兜五到大禹廟入廟敬瞻大禹塑像前有古柏二十餘株正殿前左首有古檜一株復由大殿下左首迴廊出耳門上石磴數十級至窆石亭摩挲窆石光澤如鏡下方有漢人篆刻多不可辨至後人題名頗多未暇細覽其石高一人伸一手乃探得石圈上尙有六七寸中段寬廣約兩人合抱乃周上方漸銳其石中斷今係接豎之相傳此石舊埋土中明初爲胡大海掘出久不

能起工人用力過猛以致中斷云由亭左下有阮相國元八分書重修大禹廟碑刻亦有亭覆之出廟門左首上行百餘步卽大禹陵三字碑亭亭之右稍下又有咸若古亭由大碑亭左首行數十步有禹穴二字碑刻亦有小石亭覆之乃康熙二十一年會稽知縣咎壽林書也又上山十餘步有竹二三百竿疑此下卽爲隧道左右兩山環拱形勢甚佳且今陵地距山陰縣南恰有七里與皇覽合再證之窆石及山下妣姓數十家居之歷代無恙則大禹之葬確爲此山無疑矣復下山至南鎮廟又上香鑪峰周覽會稽諸山峰巒重疊奇秀可愛昔人所云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是也後改逕下山回舟與諸子暢飲良久入東郭門別鍾徐三子回季老寓戌刻矣

娛園記

卷十五

二

余於癸卯九秋訪老友沈子培太守於南昌府署太守館余於署西之寄舫數稱此署有吾鄉張子畏太守故蹟一日太守導余于府署之東花園約五六畝北有兩亭東南首特建一樓榜曰春暉樓上標道光乙未秋九月子畏太守屬書桐城姚元之登堂小坐太守導之登樓望署外四面人煙風景而西山距此四十里時有雲霧蒙籠山色在若隱若見之間下樓堂東別有一室可以下榻太守請余移寓于此余以小住誠佳然時不能久乃以他時重來卽行住此爲辭太守領之又數日幕友杭州徐次笙處士導余訪錢穀杭州高賓于時往來皆過二堂之東一堂南轉一門上有石刻娛園二字橫額標道光乙未仲夏桐城張寅題入此一門東有隙地一區又東有園牆闕一門卽入園之所今此門已久閉塞遊園者須北上東首曲折轉東數石

級乃得入園然春暉名樓歷任太守均不甚知張公當日命意所在今忽覩舊入園之門又以娛園命名乃悟張公封翁澹村先生其時尙存蓋張公爲吾鄉世族其八世祖諱秉文於明崇禎間官山東布政使明季與夫人方氏同殉節投大明湖後來子孫多有貴顯至張公封翁澹村先生天性高曠不樂仕進日與城中士大夫之致仕者多人相與爲詩酒之會亦時出郊與田夫野老話桑麻具雞黍終日酣嬉淋漓以自娛張公爲道光壬午進士官部曹於道光十四年由九江府知府補南昌府知府年尙在強壯之閒封翁之年亦甫逾六旬故太守迎養於官齋特建此園以娛之此春暉名樓娛字名園之本義也太守封翁與吾師朱魯岑先生爲詩酒密友道光閒太守奉養封翁於南昌府署朱先生屢到南昌訪舊時在娛園與封翁父子往還

卷十五

三

飲酒賦詩於園中太守官此凡五六年勇於任事敢作敢爲爲時所忌嗾某御史列款參奏鐫秩回里遂不復出日以侍養先意承志爲事凡城中及四鄉有公務應辦者封翁亦時命太守出而襄助成之桐城東鄉自道光三年以後屢遭大水太守於道光二三四五年閒助邑令史穎生明府及東鄉紳士創修天定隄及江壩三四十里數十年沿江田廬均得免於水患蓋其聲望素孚於鄉時創義舉不第有功於南昌也咸豐閒太守年垂七十尙思有爲惜彼時老成次第凋謝獨力難支乃齋志而沒其時穆年已逾冠受業於朱先生朱先生嘗以太守與封翁之事一一向穆言之未幾朱先生與太守相繼而逝穆終未覩太守之面而朱先生與太守封翁在鄉里及南昌往還之詩一一載諸集中今追記朱先生在南昌詩一一悟出慨想朱先

生及太守封翁曾在此園飲酒賦詩老輩風流韻事今不可追不勝今昔盛衰之感度太守當日創構此園必多羅四方異草名花珍禽奇獸各地陳設位置天然今沈公乃召工人多所修補又將煥然一新行將與張公遙遙輝映矣癸卯秋九月晦日鐙下草於南昌府署西偏之寄舫時窗外陰風怒號寒氣襲人

就光明室記

吾鄉張子畏太守以道光十四年由江西九江府知府調補南昌府知府下車伊始卽於府署二堂之西構玻璃屋三間榜曰就光明室並自識云此室爲張古愚先生所構歲久陰翳余來此闢而擴之坐客爲之目爽因思居學行政無一不以光明爲先豈獨居室然區區勵政之心未嘗不願與都人士相見何敢自蔽人以自蔽所苦余性識闇昧未能遽去彼而就此耳因以

卷十五

四

此名室卽用自警云今年秋九月余來南昌訪舊交嘉興沈子培太守太守以廣信府知府調署南昌卽館余於府署西偏之寄舫恰與張太守所構之就光明室相鄰凡出入均由此室之門沈君會客卽在此室之左而此室之門常閉余寓此室之右不便會客沈君卽闢此室爲余會客之所各不相繞追憶張公之構此室時次年余方出世張公守此凡五六年卽遭讒被議致仕歸里余自少壯嘗考求鄉先輩故事及服官政績而於張公服官之事尙茫然也一日沈君以江西通志宦績錄見示乃知張公服官南昌政績固卓然在人耳目爰照錄之以示吾鄉之後進考求張公仕績者得所矜式焉道光十五年閒江西數大水疾疫流行蝗災繼作張公捐錢穀施醫藥給楫櫓置局買蝗教民掩捕治荒政甚具又念郡治濱江隄防宜豫乃行屬

邑察形勢於豐城上游築隄下游建閘皆棧以石隆如屹如以迄南昌新建進賢諸縣舊圩塌損咸整齊之復創建義倉儲穀六萬八千餘石以爲荒備立洪都書院以育人才治行卓立稱一時最風骨峭厲勇於有爲當時頗以嚴見憚及被議去官行李而外更無長物士民咸憮然有去思焉張公服官南昌治行卓卓如此使久於其任其治行當必更有大過人者惜乎所就止此余日徘徊此室竊歎天之生才無限生才而不竟其用者無限甚且有才而終身沈淪於里巷卒不能一吐其經綸者亦復無限而鄙夫庸人且多在高位者亦復無限何造物之顛倒弄人如是哉爰獻猷而爲之記癸卯秋九月

游滕王閣記

余來南昌客於府署數日卽擬訪滕王閣之故蹟或云地已荒

卷十五

五

殘無可游觀乃戛然而止後游百花洲作記以不訪滕王閣之意首發明之沈子培太守見余此記乃云今閣已重修大可壯觀余乃乘輿出章江門左行轉折百數十步而雄樓傑閣宛然在目卽入命守閣之人萬某啟鑰上梯二十多級知舊閣於咸豐間爲粵西寇燬同治閒湖南劉公坤一來爲巡撫特籌數千金爲之重建於舊閣有過之無不及焉余登閣小步眺覽西山縣互近百里在煙雲縹渺之間再望南浦二水雙流近江帆檣林立左右皆居人接屋連牆人煙稠密時北風大作陰寒之氣襲人不能久留思天下名勝之地所在多有如會稽山陰之蘭亭特因王右軍偕同時三十二人宴會於此右軍曾爲之序因之流傳千古此閣乃唐高祖之子元嬰封藩於此建之以爲游觀之所後來都督閻公鎮守欲誇其壻大會賓客所謂孟學士

王將軍其人文武兼資又經王子安一序此閣遂藉以流傳千古然子安之序已云勝地不長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而此閣自唐以來代有重建歷代節鎮不乏閭都督其人而賓客宴會如孟學士王將軍者亦何代蔑有而卒不能有風流嘉話豔稱今古者豈非無王子安之妙筆燦乎其間者邪然舊閣子安序後又有王緒作賦王中丞作記後來韓昌黎之守袁州承王中丞之命亦爲一記以配之所謂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者是也後有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云云然韓公卒亦未能一踐所言究竟三王及韓公所爲序賦記等又適各得其時四美二難兼而有之如穆者不過桐鄉一老耳生平才望遠不逮諸公之萬一今乘便來游於此強爲之記欲埒諸公之後不亦愚且妄乎然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使諸公獨游於此值隆冬風寒發氣寒栗烈之秋恐亦束手棲豪不能施其驚才絕艷之筆矣然則如鄙人者又何必責其不敏不文也哉癸卯冬十月初七日書於南昌府署之寄舫

桃花鵑記

和州城大西門外土山縣互清池曲折荇藻交橫綠波盪漾昔時園亭多半構此號爲勝境余以丁卯客於州廨乃於三月四日大雨初晴乘輿訪唐詩人張司業別墅所稱桃花鵑者也出大西門觀覽一帶山水昔時勝蹟猶可彷彿知其大略沿溪西行二里有大橋登石爲之左右砌以石欄可坐百數十人曰桃花橋橋下綠水縈洄深不可測曰麻溪蓋此水由大江東來流和州城西南逕此又蜿蜒數十里達含山縣城夏秋之間帆船

來往大抵商賈貿易之區也逾橋十數武有地數畝草樹叢生岡阜翼然枕於溪橋之上卽桃花隴之遺址也嗚今已爲墟莽迴憶張司業嘗與孟東野輩載酒往還談笑風流今已閱千年其風邈不可追卽宋人賀方回所云茂林深竹猶占近郭之勝近代王善孺竹所謂紆餘蒼翠岡巒蜿蜒回互若層障爲近郭輿區雜木外環中有桃數百株風景今亦末由彷彿惟登臨四顧大江南北諸峯蜿蜒磅礴煙雲縹緲一一與自相伴是則足以怡情也或云此地卽司業故居然宋人賀方回百福寺詩注與縣解鄰案縣譜卽唐詩人張司業之故居也繪像今存據此則故居實在城中而宋人吳龍翰又有過和報恩寺唐張籍故居詩明一統志亦云司業故居在報恩光孝禪寺而州人陳少京兆廷桂引宋趙昇朝野類要云高宗中興令諸州軍各建報恩光孝寺觀追崇佑陵香火或百福寺入南渡後改爲報恩一統志遂沿其舊名云云當得其實然司業旣家於此城內外勝境或營別業或與同人載酒賦詩當不勝紀而烏江東一里有文昌讀書堂宋人張孝祥有讀書堂詩云在烏江卽文昌公讀書處自五代至今皆世守之渡江後爲史氏所有云云則司業讀書別業且有在烏江者又不第此隴也世又傳文昌七世孫孝祥亦讀書此隴舊有碑紀其事今亡之矣

唐書載張籍爲和州烏江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序有云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王荆公詩亦有蘇州司業詩名老之句及閱張司業集有寄蘇州白使君詩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蓋用晉人簡帖中二字韋蘇州所謂敬共尊郡守牒簡具州民是也故司業以此施之於白樂天據

此三說則司業爲吳郡人明矣但韓公有與孟東野書又有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云云蓋張公實爲吳郡人而寓居於和州頗久故和州時有遺迹當時卽常在此桃花鴨亦未可知至前人相傳宋人張孝祥爲司業七世孫亦常住此似未可信以爲實嘉道閒和州陳少京兆廷桂著歷陽典錄承唐書之誤不加詳考殊爲疏略今特證明之又以此記作於同治丁卯時在和州游使君智開幕中本文尙仍舊說今不復追改漫記於此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九月朔日記

豐山杜氏宋梅記

宋杜師雄故居及手植梅花數本在今和州西南三十里豐山中杜氏世聚族於此村之左右曰考子塘至今八百餘年屢經兵燹而此梅尙存昔時名人經此輒往觀之乾隆三十八年大

興朱學士筠督學院中以是年春試和州士畢與知州同年慈利劉長城往觀之因屬劉君重築亭於中卽據石先生介詩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詞師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稱所謂三豪今三豪亡而杜先生手植之梅巍然獨存梅亦豪矣哉因以梅豪名其亭復爲記而刻於石令杜氏子孫世守之歲在丁卯余客和州乃於上巳後一日出州城大西門二里訪唐張文昌桃花隴之遺址卽乘興行三十里至豐山考子塘豐山長四五里無林壑泉石之勝獨杜氏考子塘幽靚盤曲宜爲隱者之所徜徉時當兵燹之後杜氏尙餘數十家結廬於中余乃逾頽垣入婆娑古梅下攀柯執條梅豪之亭已圯而朱學士碑記尙矗立其門據學士所記其樹凡六其四已枯枯者如銅如石如繆蛇之死而骨倔彊不解其不枯者一本本大五六圍徑上三文餘花

覆小山與枯木交錯枯者亦榮其花之種曰玉蝶今存者僅一本分十餘榦或竦然高翥或柯條相環或撐拄欲攫人或偃蹇欲拂地堅勁如鐵石輪囷如虬龍計往者遊人春玩其華垣亭可容百餘人夏休其蔭枝葉扶疏亦可容數十人今距朱學士所記未及百年已非復舊觀疑杜公當時種梅必多後漸就凋亡至今僅存其一耳詢之杜氏子孫云往年猶時有花今不作者二年矣余既歎此樹幾閱滄桑往者盜賊盤踞各地大木斫伐殆盡而此梅獨存今其子孫又不甚愛惜既不修葺垣亭又聽前此官兵斫去數榦爲薪今牧童成羣時攀援而上以爲娛樂然則更逾百載猶能存此輪囷離奇之觀邪杜公名默字師雄宋史未爲立傳朱學士據石先生介及歐陽文忠公贈杜公歸歷陽二詩并考其生卒年月以正杜氏家譜兼及其始終周旋其師石先生之難思所以表章者死生不相背負於當日情事頗爲精確然則杜公卽此一端亦足覘其生平學行風節固不僅以詩歌爲豪也因久立枯梅之下且吟公植梅詩三章不知日之將夕歸而記其大略如此且擬請於州守新化游公智開仿當日劉公故事修葺以還舊觀命杜氏子孫世世守之

川沙新築外圩塘碑記

飛

川沙舊爲南匯之境民俗敦樸惟東濱大海時有風潮衝突之虞城東故有老護塘年久沙漲爲田地益東增雍正間湖州欽公連官南匯知縣曾捐資獨築一塘土人德之因名之曰欽公塘洎乾隆年分境而治而護塘以東下砂二三場竈地八九兩圍直出海灘里人蔡等又築有圩塘數十年來民獲安堵之益光緒辛巳閏七月初風潮大起沿灘開墾之民棚廠

漂沒相率遷避圩塘之內哀鴻遍野鳩面鳩形目不堪觀時有烏程善士陳竹坪太守煦元適居上海聞而憫之卽集資來此會同兼理廳篆潘■貳尹兆芬暨下砂二三場左泉山嵯使昭澤前往撫卹災黎各得其所而左君卽將兩團額征本年分竈課稟請上憲減免五釐廳轄各圖隨忙帶征捐錢積穀時祥符適奉檄署理廳篆目覩情形亦卽稟請上憲停收額征以紓民力方籌及善後事宜而陳君乃創爲修理圩塘以工代振之法勸募集資稟請上憲旋奉札飭祥符會督紳董相助爲理因偕左陳兩君往勘乃悉圩塘內外均爲竈田緊逼塘基附近實無可取土蓋此塘自建築以來沙灘日漸外漲塘外亦有成熟之田兼有蘆葦之利察度地勢沿灘均有漲無坍將來卽爲陞科之漸祥符又以一無屏蔽爲慮而陳君復議以爲與其修舊

畚揭維艱不若改建新隄爲善因返上海勸募鉅資稟請上憲於圩塘之外另築新塘祥符亦奉札飭安爲經理卽移會左君出示以辛巳冬十一月上旬祀土插立界椿距水濱以三百五十弓爲率自九團三甲迄八團南一甲南北延袤三十里計四千餘丈又選經董武生徐君德佑往局督飭窮氓認段挑築計工給資凡支用各款仍由陳君自擇安人經理祥符惟偕左君輕車減從隨時與紳士■等分別往勘凡五閱晦朔以今年三月竣工凡橋梁水洞出入碼頭罔不備設計用白金萬兩先是祥符履任時見曠野棺槨暴露甚夥復與陳君相商以餘資安爲掩埋陳君慨然許諾核著清冊於塘工垂竣將境內之二十五圖及竈地之八九兩團共葬三千三百二十七具計用洋畧一千八百四十一枚於是遠邇聞之莫不以爲法良意美成

工之速一舉而兩得焉祥符嘗讀宋賢曾文定公記越州趙公之救災也以爲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然趙公以名臣兼有守土之任救災於越固職分所當然今陳君無官守之責復無鄉里之親慨然不憚心力不惜鉅資規畫有方俾死生均得其所其施其事雖在一時一隅其仁其法實足以示天下後世自茲以往此邦人士每當春秋佳日以及風潮澎湃之際相與登斯塘也東望滄溟風帆來往魚龍飛躍出入於煙波浩淼之間西望田塍溝渠星羅碁布禾黍稠油煙火萬家不知蕩析離居之患而有含哺鼓腹之歡者其亦可以開拓胸懷暢然滿志益勵濟世安人之略矣

海甯馬氏槐蔭祠堂記

卷十五

七

在昔先王報本追遠稱情而爲之制故有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分降至庶人分力不足以立廟亦必祭之於寢晚近之世士大夫於廟制之法不講其祭先也因陋就簡與庶人同自宋以後祠祀之典與有合族而爲一祠一族而有數支又或一支而爲一祠在禮有功德者例得別立祠廟雖百世不毀後人亦有仿而行之者然近世祠祀之典或奢侈踰制或樸野無法有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要之其爲報本追遠之誠則同也海甯馬氏世居城東十五里之桐木港其先世有桐川公自花山遷此傳至十世爲槐村公諱士珩而族始著公生五子十三孫拓田數百頃建屋三區分居五子復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房之目家法嚴謹教子弟必本之以忠信誠樸享年八十有四歿卽棲神於此有公產二十餘畝使五房輪值以供春秋祭掃道光三十

年公之曾孫眉生埽公之墓慨然遠想有建專祠之志尋遭咸豐庚申之亂而寢今公之來孫崇輔崇熙等力勤服賈欲續祖父未竟之業既修葺祖遺公屋復積公產祭埽之餘貲二十年來得數百金卽於槐村公墓右鳩工庀材坐東北朝西南向爲中堂三楹奉槐村公暨以下粟主名其堂曰槐蔭志祖德也前兩廂爲左右翼共計四楹外接門牆祭則啟之堂側別立偏門以便尋常出入每屆埽墓兼祭於祠俾子孫飲胙於此經始於光緒十年正月落成於十一年八月越三年崇輔等介其族孫瑞熙謁子乞爲之記予以崇輔昆弟遠念槐村公德業近追父祖未申之志報本追遠今世號稱知禮之士大夫尙不知從事於此者而馬氏昆弟以勤力服賈獨毅然爲之於是賢於人也遠矣予旣嘉馬氏昆弟報本追遠之誠特書其事復系詩以表

之詩曰

維公之德克紹燕山子榮孫茂禮誦義嫺旣享大耄拓業亦厚濟濟繩繩咸推族右閱世十五閱年逾百代有興替孰能爲役前賢卽董多化雲煙惟公幽宅歷久彌堅時際昌隆裔孫繼起遠慨前修益思媿美爰召匠石爰命工師妥公之神墓右爲宜經始甲申正月旭旦蟾輝乙酉已彰輪奐秋霜春露崇德報功觴豆備設薦獻儀隆我願輔熙更拓餘場廣建學舍務爲高明芒族其子弟攬其俊秀安絃鼓篋朱紫不謬龍驤雲起各顯所能報本之效準此爲憑

桐城篤山重修包公祠記

穆少讀鄉先輩方息翁春及草堂詩集有作包公祠記書後五言古詩一首乃知吾邑北鄉有包公之祠咸豐辛酉春晤息翁

元孫振卿德貴求息翁遺著得雜文五六篇則所作包公祠記存焉案所記邑東呂亭驛又東數武道左有包公祠外無高門權籬繚之入其中屋僅三楹司香火道士一人展禮像設金帶金幘頭狀貌武毅望而知生爲偉人歿爲明神也然無碑記可考問之道士以爲宋包孝肅案孝肅平生未嘗過化茲土又嘗見畫像於其鄉合肥面目刻削嚴冷與此和易者不類蓄疑久矣一日閱趙給諫天羽盧大令公弼合撰前明績表忠記見有援皖諸忠合傳然後得之援皖之役崇禎十年丁丑流寇老狃獨闖天連兵東下前鋒哨大石磯去皖城僅二十里皖城爲明南京上游應天巡撫張公國維檄將援之而蘇州衛指揮包公文達與焉公聞命卽日整旅拜母輒行及戰諸將皆敗死公躍馬益進脇中流矢墜強起再戰手刃賊數十人彼眾我寡遂

爲賊斫其左臂斷首而去且曰諸將皆螳臂當我獨此一人庶幾耳土人壯其勇悲其亡立一祠祀之又引黃公涪耀陶庵集包烈士哀詞序云包公字行甫其先江夏人國初死事世襲指揮同知遂家於吳奉巡撫檄時統兵官凡四以軍械草草人無鬪志包將軍進戰賊伏起官軍烏獸散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又云公死之地雖不詳二書而當時之祠必非漫然今祠地曰平壇度之堪戰場受檄援皖必須去皖遠死此無疑而皖卒無恙必以此血戰而得有備公之功豈不大哉明末至丁丑亂極矣恤典無聞時勢使然縣志又不遑收載士大夫亦不遑作碑記草草一祠不可不著又不可混淆宋賢致失其死事大節今將屬邑之文士能書者大書特書以爲碑額曰明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援皖死節諱文達字行

甫包公碑云云穆旣心儀方公援引趙氏盧氏黃氏之書證爲包公文達以正土人相傳爲宋包孝肅之譌且美其所論當有合於彼時情事而又以三公之書終未著包公援皖及死節有桐城字面再檢鄉先輩蔣公臣之桐變日記王公燾耀之全桐紀略戴公名世之子遺錄等書所記吾邑明季兵事及援桐城諸將帥姓名頗詳並無有包公其人者仍未免以息翁所記有如鄭道元水經注所云單文孤證不足爲憑之疑但以息翁考訂爲包公文達於事理爲近而土人相傳爲包孝肅於事理爲遠耳丙申夏四月穆有事於皖城晤邑人姚慎思孟起談及其地古迹偶舉包公祠事據云其所居附近之篤山舊有包公祠土人皆以爲宋之包孝肅咸豐間粵西盜起踞其鄉祠頗著靈異今其地首事諸人將爲重新之穆卽舉方公之記以告旋

錄其記文付之數月後慎思回里寓書於穆云方公之記乃平壇之祠非篤山之祠兩地相距尙有二十餘里平壇之祠今亦兵燹無存而方公之記於篤山之祠又不甚相合並致其地首事諸君之意屬穆別爲一記以表揚之穆以明季吾鄉遭流賊之亂當時文武諸公爲援城血戰城賴以全其後諸公或捐軀於本邑或抗節於他方承平之後邑人僅立史公可法黃公得功寶公成三祠於城中而四鄉訖無一祠以報死事諸公全城之功者惟包公之祠平壇篤山兼而有焉縣志不著其名桐人紀載不書其事此真有令人索解不得者遲之又久不能屬稿以應篤山諸君之命近年乃連得無錫計氏六奇所撰明季南北略及乾隆閒吳縣石公韞玉所修蘇州府志細考之雖未能深悉吾邑平壇篤山兩地所以並立包公祠祀之本意而知此

兩地所祠之包公確爲明季蘇州衛揮之包公文達決非北宋時合肥之包孝肅也計氏之明季北略紀包公文達死節事頗詳其地實爲吾郡之宿松並云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又別紀有石電常熟人世爲丐僑居長洲彩雲里崇禎八年流寇躪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與所游同志陳英後指揮包文達往援三月十二日追賊於宿松文達死電力盡舍鎗手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旣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院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石氏蘇州府志恭載乾隆四十一年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及徐公秉義明末忠烈紀實云包公文達字行甫蘇州人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崇禎八年正月賊攻桐城巡撫張國維檄之從征別其所知曰父死未葬念之心痛今已

葉十五

五

矣及至而桐城圍解賊已移師至潛山太湖國維乃發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文達及把總張其威守備項鼎鏞趨太湖二月十二日遇賊於宿松五里鋪人馬飢疲將爨而獲賊哨譁然分其囊金以爲賊星散易襲爭出迹之文達止之不得已而賊伏四起士卒皆竄文達中流矢墮馬強起揮戈再戰爲賊斷臂斫頭而死乾隆四十一年通諭烈愍據北略蘇志所紀則包公實死節於宿松之五里鋪趙盧黃氏之書較北略蘇志所載大致無差不過失載包公有解桐圍之事及崇禎八年乙亥論作十一年丁丑耳則包公之祠祀於桐城宿松兩地均宜今屢詢彼鄉人士已無有知其事者其地當日有祠及今尙有遺蹟否均不可知意者前明續表忠記所載土人壯其勇悲其亡立一祠祀之明季北略所云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者實在吾邑平壇篤

山之閒所云宿松五里鋪者儻係傳聞紀載之譌邪今雖不敢
強爲臆斷而可以想包公當日既有解圍桐城之實績必有大
造於茲土土人深感其德而不能忘吾鄉士大夫失於紀載可
知也嗟乎古今來英雄豪傑生當亂世力屈勢窮忠義憤發效
命疆場當干戈雲擾頃刻百變無文人學士躬履行閒詳爲紀
述 朝廷無由聞知以致褒忠之典不能加而姓名亦隨與有
身同歸於盡者多矣如包公者猶爲特幸耳觀公當時奉檄與
所知相別之言可知公之忠勇性成此行亦預料有壯士一去
不還之事而公之名字事蹟在吾鄉竟湮晦於二百餘年直至
今日乃大明者豈非遺廟有幸賴邪禮失而求諸野古人豈爲
一端云爾哉遂拉雜書此以復慎思暨篤山首事諸君子且深
欽其能善承鄉先人所以創立茲祠之美意後來春秋報賽尤
當恪供將事不懈益虔仰答神庥於萬一則神之英風浩氣終
古不泯其必默佑茲土之人亦與天地之無終極也可知已矣
蘇州龍壽山房觀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記

庚子秋九月余訪友於吳門時與祥符周季況太守星詒武進
費妃懷太史念慈吳縣曹君直孝廉元忠元和顧鶴逸茂才麟
士獨山莫楚生太學棠會稽章蓮愚參軍濂等往還偶及龍壽
寺藏有元僧善繼血經事周君旋買舟邀同諸子出閫門東行
三里至半塘泊舟龍壽山房門首上岸入內堂小坐乃請寺僧
出元僧善繼血書之經觀之司事徐某開櫥乃知所書爲大方
廣佛華嚴經凡十七匣每匣五冊字如今世所行之歐陽率更
體而加秀潤別有血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一匣其經每開十行
行十五字卷末有善繼法師自記寫經原委及無相居士金華

宋濂撰血書華嚴經序讚又每卷之末多有有明以來名人及無名小族者題名然余統觀善繼所記及金華宋公所述竊有疑焉據宋公血書華嚴經讚之序大略云上人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煖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半塘壽聖教寺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熅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云云是明言善繼寫此經滿八十卷而止少一卷卽但化復降生爲無相居士宋濂後到此寺續成終卷者又觀善繼自記有光陰半喪悲幻景之驟遷道業全虧慮將來之罔託由是於乙巳歲仲春六日爲始謹發誠心刺血爲墨躬書 大方

卷十五

七

廣佛華嚴經總八十一帙成於丙午之秋云云又有一記云皆至正丙午季秋八日半塘壽聖寺沙彌善繼書畢謹題據善繼自記兩起均言成於丙午之秋且有季秋八日之語是此經顯爲成書並未有缺別有血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一匣似又在書此經之後而宋公所記又明云善繼書此經未畢而終後降生以終此卷者何耶且宋公旣到寺續書不應不見善繼兩記又何爲此序讚與原記顯異若以宋公此序爲僞耶此序又自載其文集宋公文集初刊本多自書小楷及其門人方正學等小楷書今世間尙有傳本此序所書與文集所書一律不可以僞目之也若以宋公述其母言爲妄耶則宋公所序亦不應顯與善繼所記相反也疑不能明請以質之知者或云曾見一書云善繼之終而宋公已先數年出世今考宋公生於元至大三年

庚戌據善繼成此經在至正丙午季秋是又後五年宋公方生善繼之終不知定在何年或成此經終於丙午之後庚戌之前均未可知而云善繼之終宋公已出世數年似未可以爲信也歸舟晚入閩門行數里抵岸回寓已更魚二躍矣逾年辛丑九月望前一日病榻追記又龍壽山房舊名壽聖寺在半塘據善繼自記爲大元浙西道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第九都云因附著之以示後之考求蘇州地理者詳焉

敬孚類藁卷十五

藁十五

六

先宅記

余家先世本姓陳氏元季明初有復二公由徽州婺源縣之陳村偕彼地唐夏孟余方巴六姓渡江來桐城南鄉之會公里時大亂之後其地無人乃各占一村安居余始祖先至南鄉焦嶺西首卽今蕭家窠是也旋贅於土居蕭姓二世祖公三世祖公尙姓陳氏至四世祖子昱公乃改姓蕭氏自復二公至今傳十七八世自有明中葉人口漸多又不免有出居外鄉者余支不知幾世乃出居廬江縣羅昌河北五里地名大楓檣樹庚寅秋九月初余以身受風溼骨節酸楚乃到廬江鄉之湯池就浴往來均由羅昌河及所謂大楓檣樹者今

並無有所謂大楓檣樹特有一二小店賣茶以供過客道旁僅有小楓檣樹三兩株余乃在茶篷小坐與主人姓談話乃知大楓檣樹者乃古地名樹則亡之久矣余因問此地昔有蕭氏居之其基安在子知之否主人曰吾知之乃北指一村距此一里蕭氏今早無人居此舊有走馬樓屋故址牆壁尙有存者余可陪子往觀之可乎余時以天色不早急於到羅昌河買夜行舟回家遂以俟他日重來辭之今尙有遺悔焉又不知傳至幾世祖某公遷居桐城東鄉黃泥山附近起名曰蕭莊至乾隆三十八年余曾祖諱章任號成玉偕長兄諱章仲兄諱章兄弟三人又遷居湯家溝東十五里土名錢氏小墩地在澁湖西濱隔湖東首卽爲橫山後來人口稍多余伯祖公又遷居本墩西里許之馬家山余祖與弟公仍居

此墩然道光以前江水皆小此地雖低下而江潮不至年年豐收家頗小康自道光三年以後江水驟大薄田十數畝常被水淹家道日落別無生法善地可遷以故余祖余父皆相繼爲附近劉氏治家事藉以度日此地雖地瘠民貧惟亂世不通大道賊不恆至咸豐閒粵東盜起蔓延大江南北吾邑西南北三鄉皆糜爛不堪惟吾鄉賊不恆至亦過而不留時又多值豐年民皆安居樂業三鄉人多在此避亂己未庚申賊會蹂躪兩三方均被其害惟不至湖泊近水處余宅竟始終無恙念東鄉地小水占其半人多田少日不暇給今多分散江南徽甯諸郡竭力開墾多至小康卽吾叔祖下人與余同居此墩近因無業先後出居青陽銅陵現在倉有餘糧腰有餘錢蒸蒸日上余則俟外閒館地稍豐節衣縮食先人本有薄田十餘畝貽留

墓十六

余擬爲兩兒再買少則二三十畝多則百畝子孫安居守分量入爲出豐年必求有餘以備凶荒雖饑不餓又必讀書只求明理孝弟力田不必應試卽有應試者但以入學爲止不可應舉余久客上海中外之事無所不聞且多有目覩者風波之險人情之變不可思議不但官不可做卽外館亦不可就以二者最易壞人心術百弊叢生鮮有不心勞日拙漸入比匪以至敗壞家風漸至消亡者惟願子孫謹守余言本分自安淡泊自甘慎勿輕去其鄉只期長守先人故基吾之故宅總可無災無害也

先考溪源府君序略

先考諱錫光字宜勉號溪源先世爲徽州婺源縣陳氏明初有名復二者由婺源陳村偕唐夏孟余方巴七人遷居桐城南鄉會公里復二公入贅於蕭氏傳三世蕭氏人口微亡四世子昱

公遂襲其姓爲蕭氏自明以來家世孝弟力田讀書皆不顯府君曾祖諱金貢字石山太學生祖諱章任字成玉父諱永興字握中生府君兄弟三人長諱錫豐仲諱錫敏府君最少當是時家道中落先大父爲里中富宦劉氏司事十數年兩伯父治薄田十餘畝大伯父必欲府君讀書成名遂勉力延師受業自道光三年以來連遭水荒薄田皆湮沒於洪濤巨浪中四年秋大伯父沒十二年夏二伯父沒十三年秋大父沒時府君年已三十有二遂棄舉子業復爲劉氏司事藉資以贍家室每自恨不能讀書發名成業然少承先大父暨兩伯父之訓知先世以來咸履規蹈方世有隱德故府君一生爲人司事必本於誠信務求心之所安復爲鄉里排解紛更凡貧乏不能自存有婚嫁喪葬之事力不能舉者必盡力之所及多方爲之玉成數十年來

襄十六

三

鄉里皆以義士或以善人稱之道光十五年府君年三十有四始生不肖子穆年九歲乃命出就外傅不肖年甫及冠頗以文名虛譽傳於鄉里府君雖心喜而不現於詞色蓋慮不肖將以此自足不復有精進之功也自咸豐三年癸丑春正月粵西之賊陷安慶冬十月陷桐城凡九年大江南北皆爲賊蹂躪惟吾邑東鄉濱江湖之地賊蹤甚稀惟己未夏秋閒賊結大隊至鄉人與賊接戰互有死傷多人辛酉春賊隊亦至鄉人皆暫避之而余居賊終未至也是年秋安慶桐城先後爲官兵克復同治二年癸亥冬欽命太僕寺卿餘姚朱公蘭督學安徽補行咸豐三年癸丑及四年甲寅六年丙辰七年丁巳等歲科試府君命不肖應試得取入桐城縣學補行咸豐三年癸丑歲試縣學第二名府君訓之曰自始祖遷桐城以來吾宗未有名列膠庠

者兒今年雖已二十有九然初與三四千人應試輒入學名在一百六十餘人之前後來能發憤用功不懈庶幾不負吾望乎自甲子丁卯不肖兩應秋闈皆見擯於司考官府君訓之曰家塾中有湯潛庵遺稿末載家書二三十通中有一書因其子姪輩於康熙某科應河南鄉試均未中式公寄示數語汝可取閱遵行之湯公爲國朝第一流人物其全集皆閱歷心得之言可以厚人倫可以增學識可以明世故可以廣見聞其論科名之得失猶其末焉者也汝其精心體察之惜吾年老日衰將來不及見汝之成就何如耳不肖服膺府君之訓於學稍有所得皆由府君此訓始府君體素強健自辛酉冬歲晏大雪由外間歸汗流浹背甫入門卽命家人爲熱湯解衣就浴盆卽得風溼之疾半身不能運動後來雖大半治瘉而兩足風溼之氣終不

能除步履維艱不能如前此之輕捷矣自庚午春得疾時發時瘳時不肖館於安徽巡撫英翰公幕中亦時回家省視至四月二十外疾漸劇遂以二十七日巳時棄養不肖於二十八日在撫署聞耗星夜奔回僅得親視含殮而已距生於嘉慶七年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九元配同里左氏生不肖一人兩女一適同里項氏一適黃氏繼配范氏無出孫二人長受謙生於庚午年正月二十四日府君以晚年得孫喜甚病中尙命抱至寢室時撫摩之曰吾得撫吾孫兩年死不恨矣次受鏞府君歿後六年乃生孫女七人今存四人尙未適人先妣歿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閏五月十五日咸豐三年癸丑冬府君爲葬於會公里宗祠之右丙辰春不肖曾爲事略以紀之今距府君之歿已二十二年矣中間屢因世故及他慮有待尙未得

地以妥先靈久厝於宗祠之左二十餘年以來不肖子依然落拓塵寰既無以慰府君於生前復無以慰府君於身後屢欲有請於當時之賢士大夫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傳誌以表揚之又念府君一生勤苦無他事業卓卓在人耳目以故二十餘年與當時賢士大夫往還未敢以府君事略爲請僅得爲鄉里善人自同治十二年癸酉不肖館於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時興化劉融齋中允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劉公學行風節爲當時賢士大夫第一不肖時與往還光緒己卯乃預請劉公爲府君墓誌銘篆蓋擬安葬之日卽以不肖爲此事略節書數語並加葬時年月日及某地某山某向爲一墓誌倩友人之善書者爲之書丹並以劉公篆蓋刻之於石納諸壙中以爲銘不敢再求當代賢士大夫銘幽之文矣光緒十七年辛卯秋七月十九日

不肖子穆謹述

葉十六

五

先妣事略

先妣左孺人年十七來歸吾父是時家貧甚先大父爲人治家事以供朝夕有子三人季卽吾父也伯仲治田事吾父讀書嗣因食指多歲凶不克自給亦輟讀繼先大父治生計不孝生時連年水旱兩伯父與大父已先後謝世吾父愈難自給孺人於是爲人紉綴紡績且刺繡得值以度日藜藿不充蓋常事也不孝生一二歲時外祖父尙在外祖父諱知來國學生以儒學而諳於陰陽家言且習於叔服唐舉相人之術嘗擁不孝謂曰此子狀貌甚佳然三六歲恐難度也相孺人年亦不永後不孝偶有疾孺人輒涕泣食不下咽不孝九歲始從塾師受學夜歸必使以日所讀書悉誦之無一字齟齬乃悅孺人性仁慈遇蟲蟻

足不踐有瓦礫荆棘卽徒之他所恐不利於行人見戶外有菜色者恆推食以與不孝幼時性剛暴見乞者往往詈之孺人俟其去訓之曰汝幼不知有飢寒事幸汝父及余在也設歲饑貧乏不能自存亦乞者耳人將詈汝汝能堪乎言未竟泣數行下不孝爲之感動後歲餘卒卒前一日呼不孝命之曰吾忍飢寒以養汝今幸見汝能讀書然他日成立尙未可知念汝先大父與汝父讀書中廢今大父長逝不可復作汝父年未盈五十鬚髮已白十之七八尙奔走於外以託一日之命家門之衰於斯爲極所期者汝耳他日讀書成立大善卽不能當念汝祖至汝父世世敦樸慎勿墜汝祖家風也時吾從兄世發在傍且訓之終日卒之日里中婦女來視者闔門無不流涕不孝年幼於孺人之行誼不能具知略述其所聞見者如此而今不孝年已逾

冠矣暗昧亦復如曩時迴憶十餘年前依孺人膝下或歌或泣並其臨終所訓之言一一如昨今欲再觀音容不可得矣嗚呼痛哉孺人生於嘉慶甲子年十一月初二日亥時卒於道光丙午年閏五月十五日午時年四十有三有子一人卽不孝穆也娶婦左氏女二人俱適人婚嫁事孺人皆不及見也嗚呼痛哉咸豐壬子冬聞粵西寇警遂葬於會公里先人之右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不孝男穆謹述

先繼妣范太君事略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夏閏五月十五日余母左太君以生產未遂而歿先君以爲人治家事不常在家深慮不孝姊妹年幼少在家無人撫養教導乃續娶范太君入門卽細問先君家事左太君如何治法先君一言其所以太君秉性仁慈大類先母

家事一一仿行之撫養不孝姊妹曲有恩誼不孝姊妹久亦相忘非其所出也事吾先君二十五年安常處順無所短長先君歿於同治九年庚午夏四月二十七日太君每日哭之尤慟自是早晚進香茶日三餐皆親自行之不孝姊妹惟隨之行禮而已三年喪畢神主已上祖先香閣太君每日進香上茶食如故不肖嘗引禮文止之勿聽也自是與吾妻姑婦相愛相依爲命光緒四年戊寅夏四月吾妻病亡時次子受鎔甫三歲先是前一年吾妻已大病半年受鎔年兩歲吾妻在病不能哺乳太君乃設法用藕粉且乞他婦乳撫養之受鎔遂依戀太君日夕不離及吾妻病瘡招受鎔回室仍時哺乳受鎔每夜輒欲就太君寢且向其母曰我要家去蓋已忘其爲母所生也及吾妻歿受鎔時重病日夕呻吟不肯服藥太君多方調養久乃見瘥自是

於家事稍略專以撫養受鎔爲要務恩誼多出於人家慈母撫養愛子之外至十四五歲猶不能捨晚年好佛日焚香爲禮家事悉付不孝繼妻馮氏先是太君歸先君時常用桑葉水爲不孝洗頭不孝壯年以後多在外每歸必爲不孝一洗之年逾八十猶不懈歲丁酉年及九旬時外閒官長及親友進壽軸者凡數十前後兩堂屋張挂皆滿生辰家人扶太君登堂親友家人舉觴爲壽太君神明不衰望四壁壽軸歡樂之氣見於顏色自是入室終日憑几而坐不常外出矣己亥冬遘疾家人以太君亦常有此不甚留意至十二月精神漸減半在牀褥時不孝在外聞信歸日侍太君猶與談話時太君多痰不孝遂日用前得化州賴家園橘紅煮水以進二十三日見太君問其所苦太君曰無大患只是多痰難忍並出好言語相慰歸室至二十四日

未及一更不孝方率兒孫在祖堂上香進酒甫畢家人急報太君久不出聲不孝倉皇入視口氣尙微温然已逝矣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念前此奉事先君無狀時時飲恨不能自釋今奉侍太君亦復疏忽其罪均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自贖矣先是先君歿時太君年已六十有四遂浮厝先君棺木於會公里祖居將待太君以天年終合葬之不意太君之終後先君凡三十二年遂浮厝至今不孝不能仿前人變通之法求一吉地先葬先君俟太君終卽穿右穴以妥其靈未爲不可不孝前十多年已爲先君得一吉地惑於陰陽家言以右有山主之祖墳每閱兩年第三年方可合葬不料每逢合葬之年月不孝非大病卽他變故而止今年辛丑冬又可以葬術者又以不孝生於乙未今歲在辛丑丑未相沖又於己身不利然不孝去年冬初大病

卷十六

八

今年春二三月始瘳至七月初舊疾復作至今尙未能長離牀褥不知至季冬權擇吉日合葬如何遂述太君生平大略而牽連及之如此且以傳示吾子孫凡此等大事切勿效乃父乃祖一生罪過多半出於粗疏萬不足以爲法云

先從兄延春事略

先從兄名世發字延春余大伯父富才公子也先祖守璞公生子三人惟二伯得才公無後兄幼少資質甚鈍身體亦弱伯父早歿先君以屢值荒年又常在外遂命兄與夥工治田事且應門戶兄秉性拘謹自以幼不讀書爲憾年逾冠乃發憤從師夜讀雜字百家姓昔賢時文等小書漸識字且學寫字先君甚喜之咸豐三年夏秋閒久病服藥無效遂不起歿之前一夕先繼妣范太君問疾遂以妻兒諄諄懇託次日上午遂不能言二

伯母謝太君嫂黃氏均在側兄以手舉示上下身卽更衣畢又
屢舉手摹首知其要冠卽覓紅纓帽加首痰湧遂歿至四十九
日出殯家人擡棺不甚能勝棺首東而復西久不能出門家人
均知其靈戀戀於家不肯卽出先妣以好言語慰之棺稍輕乃
得出妻黃氏卽吾姑母第三女與兄均以道光元年辛巳生時
年三十有三一子受爵甫五歲二女年稍長一適章氏一適劉
氏嫂後三十一年乃卒嫂歿年受爵亦亡孫二長榮施娶章
氏卽兄長女之女次榮遇娶田氏今孫二長昌期次昌運尙幼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秋九月十七日從弟穆述

亡妻左氏事略

亡妻左氏名德尹邑東左家嘴人余家居澁湖極西妻家居澁
湖極北水旱路均六七里余家故與左氏有姻余先母亦左氏

故與妻家往來愛親結親妻七歲先母卽請其父母歸余家爲
養媳妻每歲亦必于歸一兩次余年十九妻年十七乃得完姻
時先母歿已八年矣妻雖出於農家秉性靈敏性本剛而能以
溫柔強制之余年少氣盛有與人忤妻輒時時勸解之事余父
及繼母范氏極孝余父母皆憐愛之妻自年十七歸余連生五
女年三十四乃生長子受謙又六年乃生次子受鏞余年及壯
常館於外至妻亡之年每年多不在家妻遂佐余繼母治家事
余年三十六夏四月先君弃養余適館於皖撫英翰公幕中未
能送終服中又追思生平於事先君之禮多疏略先君遂自食
其力終未受不孝子一日之供養愈思愈苦頓得心疾舉動一
切反常妻時時婉慰卒乃復故余繼母與先君伉儷極相得先
君終喪尙爲過禮之行余頗稍止之妻諫曰凡禮甯可失之太

過不可失之不及子若稍拂母心令母含怒他日母終子又不
常在家喪中追念母在時未能一切事母盡禮又常拂母意不
亦一如喪中思父時乎余乃頓悟自謝不敏妻歿之兩三年前
卽不欲余外出常竊寄思卒前一年大病幾殆歲暮余歸自上
海妻病亦慶更生自戊寅正月二十日余將出門前一夕有梟
鳴於吾室之右棠梨樹余時尙不爲意次日起程妻悽慘之色
見於顏面含淚送別旋洗衣於門首水次不覺傷心大哭自二
三月得病三四月間家人連信速余歸及歸妻亡已七日矣嗚
呼痛哉自余妻亡後常追思二十來常自任性時拂妻意妻多
忍而不校又以家累過重資用時有不給令吾妻終歲常不自
適男未及婚所存二女亦未出嫁病中屢盼余不至未及決別
此皆吾妻生平遺憾時時負疚於心屢欲述其嘉言懿行以表
揚之繼思皆近代賢媛之常今追述其閨中規誡三兩事以示
吾子孫俾知其略以概其餘可也妻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八
月十三日亥時歿於光緒四年戊寅四月二十一日午時享年
四十有二長子受謙娶周氏次子受鎔娶王氏六女三歿第四
女適貴池方氏第五女適南鄉胡氏六女癡未能出閣二男二
女婚姻皆在吾妻歿後十餘年外也

長孫榮觀哀辭

并序

余長孫榮觀其母周氏以光緒癸巳年四月初四日辰時生己
亥年八月初三日寅時歿年甫七齡余年三十六乃生長子受
謙先君年逾六十尙未得孫常以爲憂至年六十九庚午正月
二十四日余乃生子先君時已邁疾常命余妻抱至榻前撫弄
之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卽弃養孫生四五歲卽有知識出語常

如成人每至余書室見多書輒喜之見部帙之精美者常問曰阿爹此何書也余卽以某書告之孫亦漫應之余妻無事每裁方塊五色紙寫字千餘每日課數字皆能了了記之七歲已識字千餘余一日在天堂屋展玩新摹本阮文達張叔未兩公小像孫適至見之問曰阿爹這兩人是某人余曰坐左者姓張是簡解元坐右者姓阮是簡宰相孫漫應之余徐問曰汝將來願做解元抑願做宰相孫復諦觀之即衝口應曰到底宰相像好我必願做宰相余大驚且喜終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其他非五六七歲孩子所能言之事頗多今不能悉舉矣孫自六歲卽遭疾亦無他苦只心胸不開漸不能食飲日久腹日見其大精神日減人皆以爲飲食不時積久停滯所致屢延醫服藥無效然並未著牀余在外則仍就余妻問字余在家則仍就余問

字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余歸自上海入門見孫方小食面已清瘦羸弱不堪日尙強食若干次日午後尙到余室坐臥并索餅梨逾日又到余室坐臥久之並索餅一盤去孫腹久閉結二十七月下午間忽一瀉余心稍慰次日忽思食鴨羹其母卽以前此外家所送伊鴨作羹食之孫曰我要同我爹共食余坐東孫坐西甚以爲娛至三十日上午在牀忽昏暈不能出語家人大駭其母大哭旋能出聲止其母勿哭又屢言之未幾漸醒下午稍進飲食教家人抱至堂屋一遊申正腹又大瀉思食且與余互相答問夜閒復大瀉八月朔日教家人抱至大堂外桂樹下時花正開孫卽指折大枝余以爲此非用刀斧不可先折次枝且玩之孫曰非大枝我卽不要余再三勸慰折三枝乃勉受之回室置帳中然於心終不悅也時又多洩瀉腹頓小次日大小

便均利時余姪孫榮施以有事請客家人抱至其家孫見席上
魚肉等味各索食若干晚在廚房小食余見其面頓瘦削頗
心疑之先是孫腹頓復常家人皆喜以爲從此可以復元矣其
外公周君聞之太息曰榮觀之病不起矣此症望好腹小宜從
緩今頓復元非吉兆也是夜半忽動驚余妻以金器煎水服之
乃定次日天未明忽思食荔枝石榴八珍糕桂元四物命夥工
成大速到和悅洲購之成大方早食又招成大至牀前促之行
行二三里孫舌漸短遂不能言未幾氣絕余與家人慟不能忍
乃召木工用上等白木仿江浙間棺制做一小棺卽以前一年
爲伊製綢緞袍鞋入殮逾三日命兩家人肩出厝於先繼母及
亡妻左氏厝室之右兩人力若不能勝遲遲其行人皆以爲其
魂魄尙眷戀於家不肯卽出云余自以爲年已逾六望七兩子
不能繼余志全賴此孫今孫已歿余之書香繼起不得其人矣
乃追爲一辭以寄余哀辭曰

葉十六

三

